



KDN 7603

BULANAN

CHAO FOON

FEBRUARY 1974

\$0.50 senas



# 蕉風月刊

252 期 一九七四年二月

52  
36



**KDN 7603**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52 期 ● 一九七四年二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j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89876  
Ipoh Book Co., No. 38,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Tal: 4660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

## 稿約

我們希望作者們寄來的作品是：

態度要誠懇的，不要虛假的；

表現要創新的，不要模倣的；

內容要紮實的，不要浮淺的。

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由我們與

作者共有。

並請作者們注意幾點：

來稿無論是否刊用，皆不退回；

譯稿要附原來文字，並註明出處；

稿費在刊出後三個月內發出。

---

### 創作

墳墓的設計・賴敬文・54

行屍・溫瑞安・58

### 詩

兩條狗的玩維道上・雪 夫・64

那節奏復嚮・丘瑞河譯・66

### 影訊

康城幾點・寧西沱・70

### 馬來文學選譯

願爸死去・麥 浪譯・74

### 評介

於梨華的「柳家莊上」・陳瑞文・79

生靈與湄公河，眉 嬈・83

訪溫任平談文學批評及其他・何永基・86

風訊・編輯室・93

---

# 蕉風月刊

二五二期

## 目 錄

---

封面設計・八虎圖・民間剪紙藝術

論述

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意義・賴瑞和譯・5

中國字的示意作用與中國詩・溫任平・13

澄清馬華「文學概念」要緊・陳徽崇・23

創作

伊連・梅淑貞・26

小丑石・牧羚奴・28

地平線・莫 邪・33

斷羽・葉 嘯・36

詩

詩十五首・牧羚奴・38

專欄

虎骨酒（閒思錄）・黃潤岳・47

輕描集・邁 克・50

---



James Robert Hightower 作

賴 瑞 和 譯

# 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意義

---

下文譯自 James Robert Hightower,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Context of World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Vol. 5 (1953), pp. 117-124. 讀者閱讀時應記住兩點：第一，這是哈佛大學一位教授，從西方的觀點看中國文學；第二，文章是發表在廿一年前的「比較文學季刊」上，其中一些論點難免已過時。

---

——譯者

每一位研究中國的學者，不管他是歷史家，社會學家，或哲學家，都知道有大量中國文學作品的存在，但他對中國文學的興趣，很可能是他主要興趣的副產品。另一方面，一般文學 (general literature) 的學者，如果被中國文學吸引的話，並不是因為那是中國的，而是因為中國文學傳說是重要的文學。他對中國文學的幅度和特質的認識，很可能非常模糊，因此他可能頗為合理的問：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究竟佔了怎樣的地位？中國文學研究，對於我們瞭解文學，會有些什麼貢獻？在本文裏，我想對這些問題提供一些答案。

第一個問題可從兩方面來看。如果我們要劃一張有系統的圖表，排列世界上所有的文學，我們應該把中國文學排在圖表上什麼地方？這樣做除了要考慮到各種文學的相對價值外，還涉及其他攷慮，特別是年序、持續的時間和淵源。但這問題的完整答案，也得包括價值判斷。中國文學和世界其他文學，相比之下，價值如何？問題的這兩面，應分開來討論。要建立中國文學和世界其他文學之間的對比關係，祇需列舉事實即可，但價值判斷往往是主觀而見仁見智的，因此我想先從年代的先後和淵源，替中國文學在圖表上找個位置。為了確保我的比較有效，我本應替我所謂的中國文學下個定義。但我想大家都知道什麼是「文學」，因此我認為定義是和本文的目的無甚關連的，一筆帶過就算了。我所謂的中國文學，包括所有用中國方塊字寫成的文學作品，和其他含有文學意味的作品，不管所用的語文是文言文或方白或兩者的混合。

在這定義下，中國文學最顯著的特色，就是它的久遠年代。沒有任何其他現代文學，可以和中國文學在持續的時間上相比。通常，我們研究英國文學，是從「貝奧武夫」(Beowulf) 開始，法國從「羅蘭之歌」(Chanson de Roland) 開始，西班牙從「錫的」(Cid) 開始，意大利從但丁開始；但中國的「詩經」，比這四部英法西意作品中最古的一部，至少還要早上一千五百年。不過，如果我們深入研究這四種歐洲現代文學被迫從這些特定時間開始的話，我們便發現有矛盾之處。歐洲古今文學的分界線，並不是純粹根據語文來劃定的：如果說拉丁文不屬於法文，那麼盎格魯·薩克遜文也不屬於英文，但既然「貝奧武夫」屬於英國文學，難道公元前約八十四年至五十四年的拉丁詩人卡杜魯斯 (Caullus)，就不屬於法國文學的一部份嗎？顯然的，地理因素是有其決定性作用的——「貝奧武夫」至少是在英國寫成。但

意大利文比法文更接近拉丁文，因此把拉丁文學列入意大利文學裏面，更有加倍道理。同樣的，希臘文學具有在時間上可和中國文學相比的地理和語文連續。

當我們放慮到中國現代方言的多元性，而其中有些又作為文學媒介語使用時，整個中國文學就比任何單一的現代歐洲國家文學，更密切類似羅曼語系文學（包括羅曼語系文學的始祖拉丁文學）。不過，兩者之間顯然有不同點。古典中國文學的歷史比古典拉丁文學的歷史更久遠，而文言文在白話文學出現已久後，還依然是文學的重要媒介語。但在歐洲，各地的俗語文很快就取代拉丁文為當時的文學工具，而在中國，文言白話兩種文學，則至少並存了一千年。另一方面，因為方塊字的關係，各地方言的區別在書寫時沒有在談話時那麼明顯，所以，幾種方言的作品，大致上是所有讀者都可理解的。因為這點，中國各地的方言詩歌和小說，比羅曼語系中法國文學和意大利文學作品，具有更大的同類性。另一點區別是，中西俗文學所享有的不同身價。在文藝復興以後，歐洲國家文學一般上都被認為是和古典文學處於同等地位——不管古今之爭如何激烈，至少它們個別的優點是經得起攻訐的。但在中國，情形就不同。俗文學甚至不受承認為文學，因此也較不受已建立的文學品評標準的攻訐。結果中國文學發展成兩個分別的傳統，並存流傳。

但另一方面，中國文學和拉丁羅曼語系文學，卻有一明顯類似的地方。中國和歐洲的俗文學，都發展出新的文類——傳奇和小說。這兩種新文類在中西兩地的經典文學中是找不到的，或祇是非常原始的。俗文學的其他重要文類，經典文學也有，但它們都獨自演變，例如詩歌和歐洲的戲劇。中國戲劇出現很晚，同時似乎是一種屬於俗傳統的新發展。

在還未觸及價值判斷問題之前，我想就前面所討論的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對比地位，作更清楚的說明。世界上重要的文學，都有歸納入類似但不一定相同的語系裏面的傾向；同時它們也往往和特定的地理區域有關。如果我們假定世界上有阿拉伯文學、印度文學和中國文學，我們同樣有理由談到歐洲文學。這四組文學，每一組都包括超過一種語文的文學，這些語文有時是毫不相關的，例如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中文和日文，但每一組裏面都有個超群出衆的文學傳統，同時在那一組裏面，各種文學是相互影響的。不過模倣某一組文學以外的文學的事情，較少發生，而如果有話，會令人覺得是外來的，離奇的。這四大組文學，

在幅度和複雜性方面，不盡相等。歐洲文學特別分爲好幾個小組，主要是由語文類同來決定，例如斯堪德納維亞、日耳曼、斯拉夫、羅曼語系等等。中國文學並不如整個歐洲文學那樣多變化，但大體上在持續的時間和語文的變動方面，可和拉丁羅曼語系文學相比。我並未把中國文學拿來和阿拉伯或印度文學作同樣的比較，因爲我對這兩組文學的歷史，認識不足。

當我們從這些純粹形式上的比較，轉而考慮各種文學的相對價值，我們就無需把中國文學拿來和歐洲文學中的羅曼語系文學相比。我們可能覺得，蘇聯小說比羅曼語系中的所有小說還重要，而想知道中國小說和歐洲小說中登峯造極的蘇聯小說，相比之下，情形如何？研究文學的學者想要知道的是，他是否會在中國文學中，找到任何可補償他學中文的努力的東西，同時，他也想有人告訴他，他所熟悉的東西。

這一種比較，有幾個一般原則。要好好的估計中國文學的價值，應該在特定的可相比的文類下進行。這種比較應該重質也重量，同時相對的年序不應影響到我們的估價。西班牙文學中有一部偉大的小說「唐吉柯德」，並不等於說西班牙小說就和法國或英國小說處於同等地位。另一方面，對於讀者而言，某一種文學的全部作品，是和他「同時代」的，即是說他可以閱讀該種文學的全部作品，不管這些作品是在什麼年代產生。因此，在我們作價值判斷時，十三世紀歐洲文學在戲劇方面是否有作品可與「西廂記」相比，是不重要的——這部十三世紀盛行的中國戲劇，必須拿來和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英國或法國戲劇相比。

以上是我們對中國文學作價值判斷的根基。但說明了這些，我卻不想對中國文學作什麼價值判斷，因爲以本文的篇幅，顯然沒有地方作必要的詳細而明確的比較研究。不過，我想冒險作一些沒有詳細辯明的概括。

歐洲文學的所有重要文類，除了史詩外，都可在中國文學中找到對比例子。在小說方面，「金瓶梅」和「紅樓夢」這兩部中國小說，以其篇幅，人物的複雜造型和精巧的結構，在可與西方最偉大的小說並駕齊驅。不過，這兩部小說標誌著中國小說作爲一種藝術形式的孤立成就。小說在中國出現頗晚（十三世紀時依然粗具形體），而且往往保留著說書人故事的痕跡。因此中國小說通常是散亂零落的，沒有構想的單一。中國小說以白話寫成，很少被人當作文學來嚴肅看待，也很少是一個作家的作品，或祇有一種版本。在文體上，大部份是



不足道的。一直要到十七世紀，俗文字才成爲一種文學工具，可以營造各種風格效果，但這也祇存在於寥寥幾位作家的作品中。我認爲，在質方面，中國小說和歐洲小說同等，例如以上所舉的兩個例子，但在量方面就較爲遜色，即是說中國第一流或第二流的小說，數量遠不及歐洲小說。

中國的戲劇沒有什麼可以和歐洲文學的偉大戲劇相比。中國戲劇缺乏任何悲劇觀念；它受到傳統因果報應道德觀的約束。這種道德觀偶而產生鬧劇，但大大妨得到悲劇衝突的發展。①。中國舞台上的喜劇，很少超越鬧劇的範圍。中國最佳的劇本，是那些描寫浪漫愛情的——這主題是中國嚴肅的文學通常不屑爲之的。十三世紀的「西廂記」，是這類劇本中最特出的例子；一如所有古代中國戲劇，它含有歌劇的特質，並依靠音樂和韻文來產生效果。

中國文學最輝煌的成就，是在詩、樂府、辭和詞。最古的作品可追溯到公元前一千年，而中國詩的傳統毫未中斷的一直延續到現代，雖然偉大的時期是唐朝（公元六一八年到九〇六年）和宋朝（公元九六〇年到一二七八年）。中國所留傳下來的詩歌，數量多到使人懷疑，在過去一千年來，是否有人在他一生中讀完所有可讀的作品。在所有時代，中國詩人都在頗爲複雜的詩律中，維持高度的技巧，而每一朝代至少靠一首收進詩選的抒情詩而留名後代的詩人數目，是很驚人的。從量的觀點看，可以肯定的說，沒有任何一種歐洲文學，可以與之相比；而在質方面，中國詩雖然範圍較窄，但和任何歐洲語文的詩歌相比，絕不遜色。此外，中國文學還有一些次要的韻文和散文形式，是在西方找不到的，特別是「賦」。它有點像羅維爾（Amy Lowell）的「多音散文」，可能羅維爾就是模擬這種文體。在中國文學，賦是一種發展成熟的文類，長度可從寥寥數行到數百行，用盡所有中國韻律學的資源，而不受規定詩行長度或一定的詩節限制。尤其有趣的是，這種文類經常以方塊字的圖形來作精巧的安排，藉以加強它的其他效果，產生一種祇能在中文爲之的純然視覺訴諸感。

中國文學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有一點我要強調的是，中國文學值得研究，在於它的內在興味，在於它的文學價值。現在我轉向第二個問題——中國文學研究，對於我們瞭解文學，有些什麼貢獻？

我們聽過不少學者說過，把歐洲各種國家文學分開來研究的危險性。他們頗爲令人心服

的聲稱，歐洲各國的國家文學，關係之密切，以及受到同樣的社會與知識動力影響之大，使到我們如果要澈底瞭解某一國家的文學，必須通過其他國家的文學。西方學術界已發展出新方法和新學問，來從事這種受推崇的較廣泛文學研究，而這通常即歸納到「比較文學」的項下。在最初階段，比較文學是研究某作家或某作品對另一種語文作家的影響，例如歌德在英國，但丁在法國和莎士比亞在德國的影響。這類研究有個好處，就是它發掘出有趣的事實資料，而同時又打破不同語文文學研究之間的界線。但我們很難發現到，愛倫坡對法國象徵主義詩人的影響，究竟和唐恩 Donne 對艾略特的影響，有些什麼不同的地方。在這兩個例子中，影響這一事實，對於我們閱讀和喜愛受影響的詩人，並非重要的因素，雖然它對那些興趣於某一文學歷史發展的人，是很重要的。這類比較文學學者祇是擴大使用一種已有的文學研究法；他仍得對他的存在，代表一門獨立的學問，提出有理的辯護。但從這些初步努力，自然也就發展出一種新的文學研究法。如果我們熟悉超過一種歐洲國家文學，我們勢必會注意到，歐洲文學中同樣的文學運動的存在。浪漫主義並不單屬於某一個國家或語文；十七世紀古典主義是一種全歐洲的現象。這些文學運動或態度反映在文學作品中，程度上各國不一，但基本上是相同的。如果我們要澈底瞭解浪漫主義或古典主義，我們最好把它當作某種超越語文界線的東西來研究。比較文學學者依然對文學影響和借鑑感到興趣，但他也已在他的研究範圍內，列入一組更為複雜的文學現象。文學仍是他的中心興趣，但他也已成爲一位思想家。

中國文學對於這種定義下的比較文學學者，有些什麼可研究之處？可以肯定的說，不多。當然，他可以用比較文學的方法來研究日本文學受中國文學的影響，或追溯中國文學向印度輸入的一些可疑的借鑑。但大體上而言，遠東文學沒有什麼廣泛的新領域，可以讓我們去開發。

不過，比較文學家還有一個任務，值得考慮，而中國文學研究可能對這種任務的完成，有寶貴的貢獻。任務就是比較各種文學，但並不是爲了找尋它們之間可能有的相互影響，而是要在那些甚至不可能有直接影響的領域，進行比較研究。從這樣的比較研究，我們可以期望得到些什麼？我想，歸根究底，我們可能有望發現文學的「恆常定理」，數學上所謂的「

常數」——語文在人類有意識地應用作文學目的下所產生的文類、形態、比論和技巧。這種認識將有助於使我們得到一個更為令人滿意的文學定義，比我們單從一小部份人類的文學經驗所得到的任何定義，更為準確。

我所主張的這類比較研究，可能幫助我們瞭解其他問題。正如研究政治制度的學者，可從歐洲與日本封建制度的比較研究中得到好處，或社會人類學家可從毫不相關的文化研究中發現新事物一樣，文學類型（例如小說戲劇）的學者，亦可大有收獲的研究同類文類在毫不相關的文學中的發展演變。中國文學具有大部份歐洲文學所熟悉的主要文類。但它們是產生在一個完全不同的社會，負起類似或可相比的功用。它們具有不同的生命史，同時為後起的文類取而代之。影响某種文類生命史的因素，形成一個問題，應該放在更廣泛的範圍內，而不是單從一種文學或一組相關文學的角度，來加以研究。

比較法也可大有收獲的用到文學理論的研究上。文學理論顯然祇是在有了文學傳統和人類體會到文學是個實體時才會產生。因此，我們可以期望在那些成熟的書寫文學中，找到確定的文學理論。我們對文學理論在歐洲的發展，知道得很多，對印度的文學理論發展知道很少，而對中國的則幾乎一無所知。因此在這裏，我們可望發現中國批評家對文學的不同態度，不同看法，或也許發現到中國文學理論，加強我們已有的觀點。無論如何，獨立的佐證是有價值的。

現代一些最令人心折的文學批評，是來自批評家對文學作品所作的語文分析。把語文分析法應用到文學研究上，已使我們領悟到，語文和文學的基本問題——語文是如何發揮作用，產生文學效果？在這方面，比較資料應該同樣會令比較文學家感到興趣，即使學者將這方法用來測驗他的結論的正確性。當然，這種詳細的研究，祇可由那些澈底精通中文的人為之。中國的非拼音方塊字，經已吸引西方文評家的注意，他們有些已被誤導到誇大方塊字的圖形特質，並誤以為方塊字代表一種全然不同的傳達系統。對中國文學作第一手的研究，應該可以消除某些這類錯誤觀念，同時導致同樣有趣但具更大價值的結論。

在以上的討論中，我關注的是中國文學研究對一般文學研究的貢獻。我想在結論時表明一點，就是中國文學的學者是有必要熟悉其他文學的。作為一個研究領域，中國文學是既新

且未開發的——儘管中國文學傳統久遠而未中斷，以及文學一向在中國所享有的崇高尊敬。一直要到廿世紀，才有人有系統的研究和探測這領域，但還有許多事情要做，譬如對作家、時代和文類作基本研究，然後我們才能撰寫一部真正令人滿意的中國文學通史。中國學者做過不少研究工作，但他們缺乏中國文學以外的其他文學的良好訓練。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是那些在一種或多種較為人熟知的文學中，受過文學研究方法訓練的學者，而可以把這些方法用到中國文學研究上。祇有通過這樣的研究，我們才能期望中國文學得到忠實的闡釋，才能希望西方讀者，心服口服的接受中國文學，作為值得他注意的世界文學之一。

註①：參看錢鍾書的絕好論文“Tragedy in Old Chinese Drama,” *T'ien Hsia Monthly*.

I (1935), 37-46.



# 中國字的示意作用與中國詩

我們常常聽到別人討論東方與西方的詩傳統的異同問題，這種討論當然是有意義的，因為此種討論關乎兩種源流互異的傳統底比較，而從這種比較中，我們擴大了自己的視野，不單由此認識了自己的弱點與長處，同時也了解到另一傳統下所誕生的作品之特色。

詩與圖畫、詩與音樂，關係至為密切。恰好本屆世界詩會所要討論的三項主要課題，其中兩項正是詩與圖畫及詩與音樂。參加這項大會的都是來自各地各國的詩家，相信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大家共同深入地探討詩與其他兩門藝術之間的淵源，以及詩、圖畫、音樂本質上與乎表現上的異同。再者，我也相信我們會更進一步地觸及另一個更關切的問題，就是詩人在他的詩中經營音樂效果，或鑄造視覺美感時的可能性與局限性。



是的，不少詩人在詩中追求圖畫之美，更多詩人在他們的作品中追求音色的動聽，這種情形可說古今中外皆然。希臘詩人Simonides說「詩是有聲的圖畫，畫是無聲的詩」，宋朝大詩人蘇東坡對王維下過如此的評語：「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從他們的話裏，我們可以看出詩與畫的密切聯繫，唯同時我們也感到詫異，因為上述那些話似乎在暗示一首詩的藝術價值是以它的繪畫性之高下來評定，而畫的境界亦是以其所蘊含

詩意之濃薄來鑑定的。如是，愈好的詩就愈圖畫化，愈佳的畫就愈詩意化。這種評價標準當然有它片面的道理，但如果用它來作判斷所有詩與畫境界高低的準繩，其準確程度頗令人懷疑。

至於詩與音樂的關係，比起詩與圖畫的關係只有更密切。我們不難從中外詩史找到衆多的例子以說明這種關係。詩人如Verlaine高呼音樂高於一切（*De la musique avant toute chose*），里爾克的「交應說」（*correspondence*），純詩的提倡，都足資說明詩人如何追求音色的美聽。他們在詩中竭力經營節奏、旋律，以擬聲技巧（*Onomatopoesia*）企圖模擬外在實物的聲响，追求音調的抑揚跌宕、鏗鏘鼓盪，或者如夢似幻的迷人旋律。他們如此殫精竭思，這份對九繆思的虔誠固然值得尊敬，不過如果他們在着重音樂效果的同時有意或無意間忽略了甚至放逐了文字的意義，這種作為就完全捨本逐末了，艾略特下面的一句話可以提高我們的警惕：「詩的音樂性並非存在於意義以外，否則，我們可能會有極具音樂美感的詩，可是卻了無意義，而我還不會遇到這樣的詩。」（*The music of poetry is not something which exists apart from the meaning. Otherwise, We could have poetry of great musical beauty which made no sense, and I have never come across such poetry.*）

上面是我的引論，大家從我上面的幾段話裏可能會猜測我所持的意見是反對在詩中經營視覺或聽覺效果的，我想我應該在此略作澄清。兩年前我在台北純文學月刊六十二期發表了一篇二萬字左右的論文：「論詩的音樂性及其局限」，後來這篇文章轉刊在香港純文學月刊六十期，其間我會稍作刪動，在那篇文章裏我不憚其煩地舉出了許多實例，說明了音响如何從內裏支持意義，並且成為意義的一部份，更有效地傳達詩中的旨意與暗示。我論及行內韻、語句複疊、長句分拆、連珠格、句子倒裝，Chorus的安排等等促使節奏拉緊或放鬆的技巧，我也論及詩如何效法音樂的表現形式，不單以賦格（*Fugue*）、四重奏（*Quartets*）、迴旋曲（*Rondo*）、狂想曲（*Rhapsody*）、交響曲（*Symphony*）、如歌的行板（*Andante Cantabile*）來命名，而且在題材意象的組合與安排上，亦作一種實驗性的平行模擬，而且不少作品証實了這些實驗是有成績的。不過，當我在討論詩的音樂性的同時，我並沒有忘了

詩並非音樂這一個鐵一般的事實。詩是用文字寫成的，文字有它的音響，不同的字安排在一起，就是平仄長短輕重不同的音響並置在一起，當這些音響作時間的延綿的時候，自然有它的音樂感，但是我只說它具有音樂感，我沒有說詩等於音樂，音樂是一個「純粹的抽象的存在」，我們可以說某一段樂章描寫的是一條河，或者一片月光或者一陣微風都無可無不可，也許我們如果說「那是一段柔婉的樂音」會來得更確切，可是用來寫詩的媒介——文字——是有它的特殊指義的，字與字經過藝術的組合後，它在它的文義框式中（Context of meaning）除了本身的指義之外，還兼具更深刻更精微的微喻效能或外延意義。詩與音樂是兩門藝術，不可混為一談，我們可以討論詩的音樂性、詩的繪畫性，我們可以討論詩與音樂、詩與圖畫究能作何種程度的契合等問題，我也贊成在詩中經營聽覺與視覺效果，但是我們一定不能忘了詩的音樂性能或圖畫性能發揮到極致時所面臨的局限，踰此詩即失去其為詩的本位與尊嚴。我在前面一直講了不少反話，就是為了警惕自己在討論問題時不可陷入上述錯誤。我來自馬來西亞，但是我並不是用馬來西亞語文來寫詩的。大家都知道馬來西亞是一個由巫、華、印三大民族所組成的國家。我是用中文創作的，我所用的中文與自由中國或大陸的中文並無二致，我想就中國字的字形與中國詩的繪畫性作一初步的探討。

中國字的構成靠了三項要素，即形、聲、義，這是粗通中文的人都知道的事實。大約在兩千年前，中國文字制度，已可分為六書（The six graphic principles），它們是（一）象形（二）指事（三）會意（四）形聲（五）假借（六）轉注，而對於字的基本構成來說，最重要的方式是前面四項。譬如「日」是根據馬的形狀變過來的，「日」的古寫是，「月」的古寫是，這是象形字是根據物體的狀貌而製定的；譬如一、二、三，這是以指事的方法構成的字，以圖來顯示抽象的意，當我們把「日」與「月」結合起來就組成了「明」字，這個新字的意義是「日」與「月」二字的結合，這是會意；至於形聲乃是中國文字最常見的型類，一個字的組成包括了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部份：一個是音符，其他的是義符。前者提供了字的讀音，後者提供了字的一般意義。譬如「蝗」字，義符「虫」顯示它與蟲類有關，「皇」字乃一國之主，在這兒只是用作聲符，提供字的聲音。上面我只是略略述及六書的功用，用意在簡扼地說明中國字有別於其他的字母文字，趙元任先生認為「中國文字為詞素文字」（Morphemic writing）

（最完整的例子，每個符號即是一個字，代表一個詞素，而由於它大多數的詞素是單音節，每個字也對當着一個音節」（註一），我想進一步指出中國文字同時也是最佳的符號文字，符號的形態構成某種視覺意象，從那個視覺意象中，我們又可隱隱察覺或領會到它蘊含的意義。中國字的符號意味，對於中國初民當然是非常便利的，那些字既然由他們所發明，而從那些字的形態上他們又可牢記其指義，中國文字的符號意味也促進了文字的廣泛流傳，不過，中國字從遠古到今天，從甲骨文到大篆、小篆以及今日的簡體字，已歷經許許多多次的變遷、改動、增刪，出現在我們眼前，我們今日用着的文字與其原始之結體已大大不同，甚至面目全非，字的原始觀念在今日學習中文的人底心目中已逐漸被淡忘甚至完全被忽略，如果運用中文來創作的人對字的原始觀念也同樣忽略，我們所招至的損失可能是：由於這種忽略，我們並沒有能好好利用中國字的符號效果，它訴諸視覺的直接提示、刺戟與點醒。換句話說，中國字是最富繪畫性的，最能表意的，如果我們不能善於利用中國字這項可貴底特質，那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我特別強調詩人必須較其他人更重視字的表意效能，因為詩與散文、小說、戲劇等不同，詩除了要應用到散文的鋪敘外，更重要的是言外之意的賦形。也許是我的偏見，我始終認為一首詩如果能毫不困難地譯成散文，它絕不可能是一首好詩。一首好詩裏頭的暗示、張力（Allen Tate所謂的外延力與內蘊力的完整有機體），還有它的弦外之音、幽微的微喻、強烈的震撼等效果在譯成散文之後，縱不致消耗殆盡，亦必所剩無幾。而中國字的表意作用，往往能够不藉語言的鋪敘陳述，於讀者眼前剎那間升起一座視覺意象（Visual image），這個視覺意象正蘊蓄了剛才我所說過的暗示的意味、張力的碰擊、弦外的妙蘊等神奇之感應。不久前逝世的詩人龐德（Ezra Pound）從費諾羅沙（Ernest Fenollosa）那兒引起了他對中文的好奇，從而下決心研究中文，在一九三六年出版了「中國文字作為詩的媒介」（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s as a Medium of Poetry）一書。他的精心作品「詩章」（Cantos）五十三至六十一首那些描繪中國朝代之變遷的詩篇就嵌入了一些中國字，讓我們來看下面的詩行：

Some sort where'to things tend to return Chung

in the middle



為何有些事物總歸宗於

中

中道之處

不論是向上的或水平的

——詩章七十七首

「中」字在「詩章」詩出現，而且是出現在節骨眼上，它的視覺效果是強烈而鮮明的。「中」呈現出來的符號是一個長方格子的劃分成兩個相等的部份，這個符號明顯而又富於暗示。「中」字在龐德的詩中並非只是一個外國字的借用，用 Jeanne Kuoerle 的話：「它是一個」精確的視覺的意象，用來集中詩的要旨，透露詩的真諦」。剛才我說「中」這個視覺意象是顯明而又富暗示性，顯明的是字的指事作用，字的符號或圖象足可使一個不諳中文的人也可猜出這個字的意思，至於它的暗示性又是甚麼呢？我覺得「中」字隱隱透露一種「氣質」、一種精神，儒家中庸之道的精神。這個總共不過由四劃構成的簡單的字，所負載的豐富涵義與暗示是多層次的。我們從龐德的詩中體察到一種哲理的感知，一種人文的世界觀，一種精神的歸趨。而這種體察與其說是細心分析的結果，毋寧說是直覺的頓悟，在前面幾行詩中，那個僅有的中文字所呈現的視覺意象已將思想與感情強烈地凝聚在一個光亮的焦點(Focus)，它挑動了我們體內的某種交應的本能，使我們在電光火石間衝入了作者的人生體認裏，使我們感動，使我們對周遭的人生有了新的認知。

我提出龐德的詩來討論，是在指出一個事實，一個修習中文為母語之外的第二種語文的詩人尚且能對中國字的示意效果與符號意味有如此的領悟，兼亦能利用這種效果來增強詩的旨趣，使思想與感情得到更具體也更深刻的表達，因此以中文為母語的作家只要能重視自己文字底特質，好好利用它，進一步探索它，是沒有理由不能作更佳的表現的。龐德對中文的認識只是粗通——艾略特說龐德發明了中國詩是無稽之談——而能對文字底特質作這樣不錯的把握與運用，我相信對中國文字底特質只有更透澈的中文作家、詩人，如果不是遺忘了或

忽略了這種特質的話，在這方面的實驗所將獲得的成績必然遠在龐德之上。

以圖象來示意的詩，在英美詩裏也是頗爲常見的，這種詩謂之「具體詩」(Concrete Poetry)。中國詩是從上至下直行排列的，所以只要把文字的組合作一番用心的安排即可達到以圖象示意的作用。在中國詩人當中，這方面的試驗當以林亨泰、白萩兩人最大胆也最著名。前者獲得的是毀多於譽，後者贏得的是譽多於毀。林亨泰的「風景」，白萩的「流浪者」都極富空閒玩味。他們兩者之別在於前者的詩內中的繪畫性幾乎取代了詩的意義，它不是輔助性的，從內裏支持意義之傳遞的，而是壓倒式地鋪蓋了詩的意義的，我們可以從他的詩中欣賞到猶似立體派的複影疊形及其他訴諸視覺的構圖趣味，但是詩的思想感情卻非常稀薄；白萩的詩雖也以圖象示詩，但是他的目的是要用圖象來把握不易用文字描繪的氣氛與加強暗示，他的詩底繪畫性並沒有壟斷了詩的意義；反之，他的圖象是用來促進詩意的傳達，圖象的運用於是成了一種最經濟與有效的技巧，最能傳神的表現。甚少寫「具體詩」的洛夫近期作品如「長恨歌」也開始用到此種技巧，且渾然天成，非常自然妥貼，不够細心的讀者恐怕還不易察覺；馬來西亞的一位詩人艾文喜以字體的大小、詩句的高低排列來透露詩中藏在文字背後深一層的意蘊，他的「老朋友」「聲音」「鳥」均爲這方面試驗的力作；最近讀「中外文學」月刊，內有程抱一的長詩「戀歌」，程教授把其中一節蓄意組疊成了一個 rhombus，模狀一顆露珠的形貌，以上我所枚舉的司說是具體詩的一些佳例，它們有一共同的特徵：這些詩作都運用到圖象，但也只是運用而已，圖象並無霸佔了文字的意義，這也正是我個人對「詩的繪畫性」所持的見解，而我覺得此項見解是可以引用到我們剛才所討論過的中國字的特質作爲一種表現媒介上的。不錯，中國字是一種最佳的示意、符號文字，但是像下面的一首詩：

(古寫作畫)

亭 景 書  
老 詩 竹 叩  
首 雲 暮  
江 灩 峰

這首詩名曰：「晚眺」，據說是蘇軾之戲作，原詩爲：「長亭短景無人畫，老大橫拖瘦竹筇，回首斷雲斜日暮，曲江倒蘸側山峯。」，前面那個新穎有趣的文字安排，即是所謂「神智體」，我們不能不佩服作者的匠心獨運，詩的視覺效果確乎是很強烈的，但是我們無法首肯它的藝術價值，因爲只要我們細心研讀這首詩，就會發現這首詩爲了遷就「神智體」的形式，不惜擠壓字義（第二句尤甚），此種詩的繪畫性，局限不言而喻，要之可分爲兩方面：一是題材方面因此受到束縛，情形是很顯然的，寫景用「神智體」或可一爲，如欲處理抒情、敘事或其他較抽象的題材，相信最偉大的詩才亦會擲筆三嘆，束手無策；二是字義與韻律之變形扭曲，爲了配合「神智體」，爲了營造此種繪畫性，勢必戕傷字義，亂了語言節奏的自然傾出。我的論斷是：這種繪畫性的耍弄當作是高級的文字遊戲固然無妨，如果把它當真，傾力追尋經營，恐怕帶給中文詩只有千弊而無一利。至於詩的繪畫性要到甚麼程度才不致傷害了詩質，挪移了詩作爲詩的本位，這個問題沒有一個直截了當的答案。一些詩甚至可以不

需要運用到圖象來示意的，一些詩是需要運用到圖象才能喻意於無窮的，這要看詩的題材，也要看詩人處理該題材是從那一個角度出發而定。圖象的示意技巧正如音樂技巧、電影技巧、超現實技巧等等只是許多技巧的其中一門，詩人究竟要以那些技巧來爲他自己的感性與知性尋求完美的形式，那是個別詩人的選擇權利，我的意思是就算是同一個題材落在兩個詩人的手中，也會出現兩個不同的形式。何況個別詩人有他對某技巧的偏嗜與愛好，所以究竟甚麼題材才適於用圖示詩，以及用圖示詩如何才能恰如其份，而無過之或造作之嫌，我想這個答案是創作中的詩人恆在追求的。

我沒有從詩的內容來討論詩的繪畫性，詩句如「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一赤葉黃花隨野岸，青山白水映江湖」「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都極富繪畫性，這些詩詞都能在讀者心中引起明晰的圖畫，中國詩這方面的佳作俯拾皆是，不勝枚舉。中國詩向以情景交融見長，從詩中呈露的景象中，我們常能感受到詩人內心情感的訊息，從詩的景物描繪中，我們也往往能覺出自然與人、人與自然的交感流通狀態，這方面的專論文章甚多，所以我不打算贅述，而我這番談話，雖然是討論詩的繪畫性的，卻並非從這基點出發，我前面着重探討的是中國字的象形特質所形成的繪畫性。我想在此舉一個具體的例子，王文興最近寫了一篇實驗意圖甚濃的中篇小說「家變」，這篇小說掀起自由中國文學批評界的巨波，引起非常廣泛的注意，好幾份純文學刊物甚至撈出逾半的篇幅來討論它的得失，參與討論的有批評家、小說家、詩人、報章的專欄作家，都是有份量的文學界人士，而大家對它的藝術價值所獲結論往往南轅北轍，相去甚遠，這且按下不提，我關心的是王文興確乎是重視中國文字的示意特質的，從「家變」中我肯定王先生對中國字的形、聲、義的關係是敏銳的，雖然我有些懷疑他的自鑄新字新詞、「破壞」文法、扭曲文句結構此種文變是否會由於過於刻意矯揉而促至某種程度的自傷，但這不屬於今日我們的討論範疇，不想在此節外生枝，我感興趣的是，無疑地，王文興是今日能够看重中國文字的示意作用與符號意味在這個方向有所圖的少數作家之一。茲引「家變」文中一行爲例：



「他走下微有晨露之艸，停止於似長戟般的艸莖與羊齒葉之內，迷離遙遠的青草廣場。」這個句子有兩個「艸」字，一個「草」字，「艸」字是象形字，「草」字是假借字，王文興不用「草」而用「艸」，因為「艸」映出一個鮮活的視覺意象，草莖如長戟，「桿桿豎起，而「艸」的視覺意象有效地有力地襯出「如長戟般的」這個形容片語（adjectival phrase）的語義，艸莖之形態如豎直的尖銳的長戟，這是文中的「他」近觀的結果，鏡頭是近攝，等到鏡頭back back，出現在「他」眼簾的是遠遠的一片青青草原，草莖當然已無如戟（艸）之形態，所以王文興至此也棄「艸」而用「草」了。

我了解絕大多數作家都並非文字學學者，這是一項事實，極大多數作家在創作之餘，也無暇去鑽研甚麼文字學，這亦是事實。我的意思是，並非擁有雙重身份（作家又兼文字學家）的人才可能在他們的作品中適當地運用到中國文字的形象特質。正如一個詩人在他的詩中運用電影技巧，而他不需是一個電影導演；另一個詩人也許喜作語言節奏的調頻，重視詩的音樂性，而他並非一定是一個作曲人一樣。能運用中文創作的人，他雖然並非文字學家，但是既然他用的媒介是中文，就絕不致對中國字的象形，示意等作用與效果，懵然不知，一竅不通。爲了証明我的這項看法，我想浪費大家一點時間聽我講一個故事。在我未來台北參加詩學會議的前數週，我在大馬會看過一部影片。這部影片是香港鳳鳴公司出品的「忍」，主角是楊群，他在片子中飾演力阻袁世凱稱帝的蔡松坡將軍，我是閒暇中偶然去看的，當時根本沒有存着甚麼「看好」的心理，意外的是這部影片使我感到相當驚喜。楊群演技之洗鍊、內心表情之恰到好處，剪接、轉位手法之乾淨俐落，對話之不俗，都使我刮目相看。諸位一定奇怪我爲甚麼會在這兒平空提起這部片子，我是有原因的。這部片子的內容與我們的討論完全無關，是片名出現的設計使我詫然（整個片頭設計則無甚特出），片名只有一個「忍」字，這個「忍」字不是一下子在片頭上打出來的，我們知道「忍」字是由兩個筆劃更少的字構成的，一個是「刃」，一個是「心」，先出現的是「刃」，血紅色的「刃」，「刃」不單是「忍」字的音符，同時也暗示了「鋒利」「殺氣」「流血」等意味，「刃」字出現了片刻，「心」的義符才從背景由小至大嵌入「刃」的下端而構成了「忍」字。我不知道這一招是來自該片導演巫敏雄（相當陌生的名字），抑是楊群與俞鳳至（他們夫婦是出品人、監製人

的手筆，但是這一招很湊巧地與我們今天的討論有關，「忍」字一般人都用慣了，用得太平無奇了，用的時候很少會想到這個簡單的字裏面竟然還埋着一柄匕首呢！我想這個匠心獨運的片名托出，當然不會是導演請教過文字學家，而由文字學家想出來的，這也正是我欲說的，只要是用中文從事藝術創作的人士，只要他關心自己的母語底特質，他是可以從中獲得不少寶貴的靈感的。

我的話大概也應到此結束了。昨天在故宮博物院大禮堂聽了葉公超博士的演講，他曾提到中國山水畫，多有題詩，並據此點引申出去，說明畫與詩之密切關係，他的話引起了美國的Dr. Virginia Anderson（即女詩人Hyacinthe Hill）及韓國代表Professor Byung-Hwa Cho之先後提問，他們都希望葉博士能進一步對中國象形文字與中國詩的繪畫性作一剖析，坐在我左旁的是中華民國的代表，詩人兼翻譯家的景翔兄也屢屢想站起來提出問題，希望葉博士能談談詩的境界與畫的境界究能作何種程度之融成契合此點，後來看到法國、澳洲等國代表都紛紛起立提問，也就打消相詢之原意。我覺得葉博士的回答，雖然精簡有力，惜乎他強調的是中國字monosyllabic的特徵，而無論及它graphic的另一特質，而就「詩的繪畫性」這個論題而言，後者應該比前者更為切合與重要，故此他的回答只能給予大家袖珍型的滿足。今日我的語話是就中國字的graphic特質與詩的繪畫性作一概略式的討論，用意在於強調這一個被忽略了的問題，希望因此引起作者們——尤其是詩人們——的注意，故此我只是拋磚，用意是期望能引來識者之璧玉。謝謝。

註1：引自趙元任著 *Language and Symbolic Syst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102。

陳 徽 崇

# 澄清馬華「文學觀念」要緊

舊同 252 期 1974.02

「馬華作者的歸向」，是去年十二月號蕉風月刊上川谷針對前年三篇文章的三位作者的意見提出批評的文章，主要是討論「馬華作者外流的原因」與「馬華文學的命運」兩大問題。不合川谷意見的三篇文章之中，其一我的「馬華作者一去不回來？」（註一）引起他多方面的指責。然而我覺得他的見解並沒有對我的見解有正面的了解，只是對台灣過去以至現在慣用的名詞「華僑」、「僑居地」、「海外」來做括號引用，這不是給馬華作者找歸向應有的態度，至於他抄出凌高由台灣寄給他的附信，真使我不明白他除了替馬華作者指出歸向以外為何又要給馬華作者戴上「拼命」、「意欲打進中國文學史里去」的帽子？

我指出：「馬華文學」（不是馬華文學的命運）是可以（註二）記到中國文學史中去，但不是「馬華作者」；同樣的，馬華作者如果以英文作品發表在英國，那這「馬華英文學」也是可以記到英國文學史中去，但這並不否定馬華作者歸向大馬文學史之路。

川谷以王潤華、劉放「回來」為例而大發請問，然而他不知自己把地點搞錯了！「回來

「新加坡怎算是回來馬來西亞？他寫這篇文章的當時，大概也犯上以「新加坡人本位」來說話的錯誤。王潤華劉放在蕉風發表文章，這可以證明我們的馬華「文」壇需要他們，但也正好証明我們的馬華文「壇」沒有需要他們。一個作者要流到那一國的文學源流去，這是他個人的心理意識問題，而不是選擇價值的自我放逐問題，因為如果一旦放逐，就沒甚麼價值可以選擇了。奇怪的是，川谷一方面以他國條件之優厚做為人才外流的原因，另一方面又不同意「不回來」是「價值的選擇」，他應該先弄清楚，馬華作者不落籍台灣就是一種「價值的選擇」；學位不受我國承認而不敢回來也是一種「價值的選擇」，但他一定要把「台灣留美學生」與「國家文學源流」這兩個根本不相及的觀念混為一談。

因為川谷沒有陳慧樺、王潤華（當時）、淡瑩及林綠等人的經歷，所以他不能體會他們不回來及沒有作品寄回來我國發表的那種心情與心理感受。就好像川谷寄回來的這篇「馬華作者的歸向」一樣，如果他沒有「心理下有所感受」的話，他決對不會寫這些文字；再如果他寫這些文字的賞兒，不受「心情」影響的話，可能就會少出些問題。然而他却硬說：「不回來決不可能有心理上的當然之感！」之後，馬上又「思鄉」起來？這真令人想不通的。我就是憑王潤華與淡瑩所說的話：「表示決不會忘記本邦的文壇；我們的園地在這裡，怎麼可以不回來參加耕耘呢？」而說他們對我國文壇沒有真感情，不是嗎？他們那裡有來自香港的黃崖那麼執著「一定要回來」，「不回來，那還是不去的好。」那麼真那麼深？他們只是以「不會忘記」，「怎麼可以不回來參加耕耘呢？」的真心話道出他們的「心情」，這正是因為他們赴美之前，已曾經在外多年，將來回不回來，那能肯定？

「犀牛出版社」、梅淑貞、牧鈴奴，不錯，是我們馬華文壇與馬華作者之中，可以提得出給人家看的一項。但這就可以樂觀起來嗎？這就真的够了嗎？滿園的果樹只剩下一兩棵，我們就可以安心讓其他的去枯黃？所以我指出馬華文壇上到處都是贗品詩，我說這不是「現代詩」，他也說這不是「現代詩」，但隨即轉過頭來指着我說：「你武斷！」我本來是丈二的，但却也丈八起來了。

我說川谷不了解我的「悲觀」，但一樣也不了解我替那些沒有回來的作者感到的「幸慶」。他以為我幸慶「馬華文壇」沒有人回來耕耘，但竟看而不到「下定決心回來替馬華文學



爭氣」使我無話可說的這句。這不但真的使台灣人士誤解，而更使到大馬人士誤解我了！可是我知道台灣人士不是我所能誤導的，正如我深信大馬人士也不會被「馬華作者的歸向」所能誤導的道理一樣。

我非常鼓勵川谷寫這類真正對大馬文學有痛癢的文章，但却不很欣賞他寫這些文字時的認知程度。馬華文壇與文學有正確與出色的表現，我們當然高興，但我們能漠視甚至分不出那些過多的「蒼白症」、「小兒科」、甚至冒牌的東西存在嗎？

因此，正當大家都在大馬文學的大舞台上粉墨唱戲的時候，我「悲觀」那些只會在台下吹口哨甚至在台底拆台的人太多；正當大家都合力討論與建設大馬文化的時候，我「悲觀」那些在可以浪費的小版位上說風涼話的人太多；真正的馬華文學並不能只留下一小塊園地而滿足；真正的馬華現代詩不應該在馬華文壇上形成鶴立雞群的姿勢。為馬華作者求歸向也好，馬華作者回不回來、要流到那里也好，關心馬華文學的命運也好，從討論大馬華裔文化到創造大馬文化之道也好，但我們不要忘了一路上要給大馬文學史以充實與真材實料。現在不正視馬華文壇上畸形的現象，現在不建立起真正的馬華文學健康中心，讓過多的貧乏文學與贗品充塞，讓過多的舊世紀口號阻礙，結果搞得亂七八糟，弄得烏煙瘴氣，要辨清馬華文學史真正之路，恐怕歸向難尋。

所以我說，澄清馬華「文學觀念」要緊！

註一：見七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台灣中國時報「人間」版的「海外專欄」。

註二：我的原稿並無「並應該」三字、但文章刊出來多了此三字。

梅淑貞

# 伊連

「時候到了。」上午十時許伊連趁着辦公室裡的人都在忙着喝茶談天時靜悄悄地溜下樓去。她的頭已痛了整整兩天，此刻實在忍不住，才去看醫生再拿點藥吃。近半年來她的頭痛症斷斷續續地發作多次，近星期來變得更加嚴重，頭痛之外還加上目眩。有好幾次在工作或上課的時候她覺得自己快要倒下去了，不過體內的一股堅強意志令她保持清醒。醫生的勸告不外是不要工作過勞，放鬆心情，讓大腦多作休息，這樣頭就不會疼了。伊連對這幾句話早已背到可以一字不漏地倒叙。休息，能嗎？伊連冷笑。

果然，半個小時後又見她手中拿了包藥丸走上來。這時，早茶已過，每個人都已經各自就位工作。伊連吞服藥丸後，坐下來發怔地望着擺在面前的一份公司會議錄，視線逐漸模糊。醫生叫她兩天後再去見他。

到了午餐的時候伊連已漸漸恢復平靜，不過她不算出去吃午餐，因為毫無食欲。她斜斜地靠着一張桌子，微笑地看着多絲蒂講話。多絲蒂是一個可愛的女孩，美麗活潑，口齒伶俐，舞也跳得出色，只是有點胖，不過她已實行減肥，所以每天都不吃午餐。

「新年那晚去那裡玩？」伊連笑着問多絲蒂。

多絲蒂笑了笑，露出小小白白的牙齒說：「不就是去 Tomorrow 囉！」「妳又去那裡？」

「我去 Today」伊連也笑了。

下班的時間一到伊連走得比誰都快，因為她還要趕着搭巴士回六英里外的一間學院上課。

坐在課室裡她喘得幾乎透不過氣來。其實她大可以像其他的同學一樣隨意曠課，讓自己舒服服地躺在床上，只是她相信唯有心力交瘁才能減輕她的不幸。

晚上十一時伊連仍在燈下閱讀，桌上堆滿書本和筆記。攤開在她面前的是一本厚達兩百七十九面的「馬來西亞法律一九六七年所得稅法案」。過後，她閉目蓮坐，左右手的姆指和食指各曲成環狀，萬籟無聲，心中了無塵埃，只聽見自己有節奏的呼吸。約半個小時，覺得雙腳已有點發麻，她徐徐閉眼睛，發覺自己兩條手臂竟然閃着棕黃色的細絨光芒。想到不久後這條手臂和身上這些肌膚就要和泥土永合為一時，她不禁牽動了笑容。

# 小丑石

我叫石，男性，廿六歲，職業小丑，星座白羊宮。字典對這個字眼除「白羊宮」外另具別意：①（沒有關過的）公羊；②（從前用來撞破城牆的）撞牆車；撞角，衝角（裝在軍艦艦首的鐵嘴）；有撞角的軍艦；（打樁用的）撞槌。③自動打水機；活塞——用作動詞：①用撞牆車撞；用撞角撞；撞。②撞入；打入撞倒；撞硬，春牢；（用通條把火藥）填進（鎗砲）；使徹底。句例：把頭撞在牆壁上。我的前額有幾道疤痕，故我的髮型呈披頭狀。我有一種嗜好是觀人打保齡球，球直撞，撞倒全副看來非常像樣的球柱。這與我的一項表演有靈感上的關聯：前天我又表演開車撞牆，一千八百cc的「萬事達」，時速廿英里，撞在某大學於一九若干年建起的偉大的石排樓，結果樓堅如昔，整個車頭碎掉，我有點氣塞，但，當然是沒受傷的，毋需介意，我的觀眾，包括保險公司派來的代表與數位偉大的數學家，都笑成一個蠕蠕而動的泥。我的另一種嗜好是吃標點符號，並展開研究，冀求創製新項目，豐富我的職業性演出。一般人定以為符號如？是最難下咽的，實不然，最難消受的是句點（。）；我說消受，含有個人在研究上的特別意思，不專指生理消化，也廣涉心理狀況，特別是句點對神智所可能產生的諸影响，是我探究的要目。前天畏友李奧自加利福尼亞州寄來一個



特大的句點●，聊附一言，道：「吻所有的人，領袖與老板除外」。設我的胃爲□，則我要求証的是

✧（花開五瓣）

約半小時後，在我的寢室內陽光眩目，我坐着，視覺不大好，因陽光眩目，如此約數秒鐘之久。（註：可以說是我唯一不能自制的數秒）接着，聽覺力增強，聽到林林總總的聲响；樓下有工作人在釘箱子，移動物件，孩童嬉戲，屋外鳥虫飛跳及其他。時已日午。我租賃的住宿地點，在一大屋內，老，爲高齡的樹木環圍，寢室的大窗戶一面，當下化爲銀幕，幕上的綠葉恰如亨利·盧梭的作品，線色毫釐分明，並作卡通片式的閃動，然而是有真生命的，一切都比原來透亮，此境勝美，心中頓起祕教者聖者情操，自覺樂於生活，樂於觀照諦聽享受，眼所有前世今世來世的如知者業已取得直接溝通，人間天堂，了知他們確日夜生活在此境域之中，一切畢竟還是這樣神奇的，我悲見有情，也哀傷自家以往的愚昧。

能量洪流，每一細胞都漲滿生命力，我想要走動，同時覺得非常肚餓。完全能自制的，我開始在寢室內找尋食物，我先吃鹹餅乾，後找到一罐肉餡，罐身磷光粉紅色，一切仍然透亮，坐在桌旁開了罐庄肉餡，肉餡磷光粉紅色，同時，我割傷了拇指，血泌出，異外紅色的血，歡喜心生，目光如炬的欣賞着血，「噢，我割傷了一個拇指，」我洒脱地對自己說道。我塗肉餡上餅，入口的第一片餅甜美芳香，竟然是那樣貪嘴，吃了很多，看到童年現前，稚齡的貪吃的我，歷歷的記憶，童年時代的我。當然，我清楚此刻的我不是個小孩，早已經不是小孩而是小丑了，我同時看到自己的舉止恰如一個老者，龍龍鍾鍾的老者，清楚明瞭老者對食物何以那麼貪婪，恰如一個小孩，而我是一個老者，這一切都已失去不存在。我自己觀察着另一個老者的自己：「你看，我老成這個模樣，有趣得緊。」歡喜心生，餓，不過，餅乾至此已變成片片無味的紙張，口很渴，繼續在室內找，只剩下「一罐雜菜湯，開了罐，走出寢室，走入廚房，廚房內異外黑暗，與寢室內異外明亮的陽光成強烈對比，由於需要盛湯燒湯的容器火柴等物，我來來回回於黑暗廚房與光明寢室之間，一次只拿一物，一下黑暗一下光明，如此來來回回，真不錯呀，這種來來回回的遊戲。點火燒湯，青融融的快樂，可

是，當我開始攪雜菜湯的時候，我發現一種帶威脅性的實在已在我視域範圍最邊遠局限的一點上出現，那一定是一個人，某個人，正看着我。我不想轉頭去看個清楚，我知道那一定是某個人，站在廚房一個角落，看着我。我繼續攪湯，動作自然，一若沒有甚麼特別的事故，我的目的是不想讓那個人獲得任何線索。這一刻拖得特別長，過得極慢。（註：對時間的知覺早已不同）那個人依舊在那邊。不安全感愈來愈重，我想我的作為對他或許是奇怪的。（註：我手持湯匙正在攪湯而一個拇指正在流血）那個人還在那邊。我於是回到寢室，片刻後再走去廚房，忖測那個人大概已經離開，我做的湯大概已經熱了。那個人還在那邊。我沒看他，我知道他身材高瘦，蒼白半透明的臉，穿着一件灰上衣，正看着我。（註：他或許也是一個租戶，在附近某大學唸書）我身心受威脅，端起湯，走回寢室，把湯喝下。我決定出門。這地方已不十分安全。我需要朋友陪伴。

下樓，開動汽車，經過轉轉彎彎的恰如咆哮山莊裡頭的路，上大街來。這是一條熟悉的路，但路途比往時長又長。開車十數年，如今才真正感覺到汽車的真正有力，我纔毫不差地看到車身及引擎每個大小部份發將出來的聲响：濾油器，鋼鐵上的風，發電機，皮帶，冷卻液，火花塞上的星，線圈，汽缸，上下衝動的活塞，承軸，輪胎等，等等，一絲絲，一滴滴，一層層，一團團，一股股的聲音，有生以來首次了解到汽車的魔力迷人，這又是非常童稚的了，我了解孩子們因何愛車因何為它發出甜笑，以前我慣于想孩子是如何幼稚無知可笑，愛玩玩具車，假裝開車，模仿車輛的聲音，歡喜心生，童年現前，我正在玩玩具車，孩子們絕對能感受到與我此刻正在感受的完全相同的感受，孩子在車中，為車的魔力淹沒，返家來後，還要試着去製造並控制那種魔力，然而用的是遊戲的方法。（註：成人不然）這是正常可理解的。歡喜心生，我樂於開車，享受開車的真快樂，我不僅聽到一塵一毛的聲音，也聽到車外的熙來往攘條理井然的各種混合聲，而且，車形顯得極大，有飛機模樣。（註：積量感亦已改變）我的知感與往時截然不同，事行如飛機，但我清楚知道此刻的速度比往常更慢更來得安全，我是一個小孩，小孩的知覺與大人的在本質上有天淵之別，在大人與小孩之間存有一大鴻溝，大人不以為小孩具有這種知覺感因為大人已經把這種知覺感忘得一乾二淨。

抵達朋友家，跟好友佐蘭與費邊討論各個細節，他們二位也相當高張。時已黃昏。佐蘭

開了罐糖水桃，我們貪嘴地吃着，後大家沉默直到分手。我坐在一架懸空靜止着的三大葉電風扇下，他們扭亮了電燈。我半臥着，仰頭，眼光釘住頭頂上的風扇，風扇灰色，背景是粉白的天花板，每一扇葉的線條輪廓毫釐分明，燈光映到天花板上，形成三菱鏡折射出來的七彩之組合，諸顏色緩慢移動，换位，交配，一組顏色的式樣瞬由另一組顏色的式樣取化，後繼續移動，换位，交配，久久，久久不停，我半臥，仰頭，跟着每一組顏色的式樣緩慢地移動着頭和眼睛，顏色並不太亮，故我想找尋顏色中較亮的顏色，我的頭和眼睛，像潑在斜面上的滑機油，那樣慢，慢慢，慢慢移動着。（註：這一切動作都是自覺、有意識加以控制的）我當然能够任意中止這種動作，可是我不想停下，歡喜心生，我樂於觀照享受，而且，自覺眼前的一切盡是自家心識所造。我的雙眼雖大睜着，一眨也不眨的，幾脫眶而出，有點痛，但我還是樂於尋索着更亮的顏色，這真有趣。天花板上各色式樣，應是由燈光造成，然而我的整個眼球則在扮演三菱鏡的角色，由天花板上反射過來的各組色式樣，通過透明鞏膜前面的無色透明的中央角膜，通過水樣體，水晶體，玻璃狀體，到達佈滿錐利尖銳視覺細胞的網膜，在那兒結成各組移動换位交配着的色式樣，可惜的是，我並沒有能找到更亮的顏色，眼午間我在寢室內所獲得的透亮相比，有點遜色。接着，我開始試作眼球水晶體的調節作用的遊戲，對象仍是那個三大葉的電風扇，我用水晶體的厚薄轉變把風扇利那拉得近或利那推得遠遠，或調節拉進又調節推遠，這拉推之間的速度快極，幾是剎那剎那的跳接，風扇近在眉睫，而在我網膜上構成的像却與之等大，風扇遠在視域外外，成微細物體，而我能清清楚楚看到它的所有微細部份，明視距離，物體與眼睛之間的距離構成視角這套通俗道理至此完全改觀，我掘出雙眼所具有的更大潛能，它們簡直是超越了水晶體改變形狀的限度，同時具有望遠鏡擴大鏡顯微鏡具有雙凸單凸凹雙凹單凹凸各種透鏡的功用。如此遊戲雙眼，為時良久，最後，我看見風扇的三大葉開始變形，每扇葉邊緣像被力士扭曲扭皺那樣線條輪廓毫釐分明，同時，皺曲的扇葉邊緣呈艷紅色，像煙紙着了炭火，沒有火燄的火，以腐蝕性的艷紅亮着，歡喜心生，天花板上一些淺黃色的污點，或是漏下的雨滴造成，此刻全都在呼吸，像墨魚的衆多生活着的小吸盤，縮入翻出，無有止終，天花板的方格線條，以及牆與天花板接銜處的線條，無一不在瘦小肥大，周而復始，無有止終。





# 地平線

幾乎每天早上都因為不知道起身後要做些甚麼而懶在床中，有時因一夜遼思或塗寫而不眠，就更非近午時分不離枕。反正遲睡遲起又不犯天條，倒漸養成個心安理得的習慣。

在家坐得悶了，便對朋友們吱咕說，這麼窄的地平線！害得人類撞過來撞過去都要打架。世界上到處是戰爭，而和談又情歌般唱個不完。不啃報紙吧，又不知怎樣混日子。

以前一個時期天天要擠巴士，一次挾在人叢中時，一個朋友說，我們每天朝九暮五，儼然也是社會一份子了。巴士正震動得全車搖搖擺擺；我聽了不禁笑得要跌。現在想起這句話，好像可以換言之為，無復朝九暮五地往返作息，我們就不成爲社會一份子了。悲來乎。

寂寥的時候，居多呆呆看着床頭那個散髮的野女郎。她雙手環抱一個土壘子，曲膝半跪，眼睛晝夜不分地向前望。壘子裏不盛水也沒

插花，我不知道她到底要裝下些甚麼，又不能問她，她是泥人。只好自己猜測她怎會這樣不知何待且誰知又一待何時，怎會一直空手。

上午收到一封國外的薄函，讀來竟千般思量。總算有人逍遙千里地尚記得起我，不枉了朋友一場。雖然沒有甚麼牽腸掛肚的話說，但活在情味日減的人間，一句無聲的哈囉，暗自叫人心暖；尤其自己正值涼風暮雨天，這千斤惆悵更不堪細說。

一夜我本快睡了，偶而望一望窗口，淡雅的寒月在一空白霧中，被樹葉分割得像是刻意安置的。我便獨坐了半夜；月亮似也不移走，只冷冰冰與我相望。我突又發現原來窗欄之間結着一個蛛網。它似乎把整個月亮罩住了；從我坐的位置看上去。閃着銀光，有一點像副大海螺的骨骼，用×光照出來的，我在雜誌上看過；這當然要比別的蜘蛛網美麗得多。

但那些一圈一圈的蛛絲微曳的樣子，却令我感到極不舒服。而蜘蛛不知藏身何處，我又沒看見；這樣使它更近於個詭祕的迷宮，彷彿隨時有幽靈出沒般。

沒想到活人住的房子也會結蛛網的。這樣想着時，吹進來的風也轉涼了。

近來消沉許多，却不意人也怯弱得這樣，面對一個只有空架子的蛛網也自起了莫名的驚懼。心裏所害怕的，是霜白的月色還是輕輕動搖的蛛絲反光？或是躲在不可知的角落裏的蜘蛛？怕看它們組成這一框清絕淒美的構圖？

一直坐在那兒，不想甚麼。忽兒覺得今夜很美，忽兒覺得很可怕。我記得好久前看過一部古裝片，散場我告訴同行的人；女主角一出現真美得可怕！

她很驚奇。甚麼美也會可怕？你真覺得可怕。

我登時沉默了。我想她不知道我在讚美，可是我不會解釋，我不再說下去。言語原來常常失去作用的，連我這點感覺也不能傳遞。

或許是我痴傻妄想；每種感覺是不同的世界，要她明白我的話自然頗爲困難，所以她又覺得我可怕。人和人的接觸不就此瞪目而視嗎？

當然我是在說一些瑣碎的小事；我，和我交談過的人。我們是在一個地平線上，不過有時大家千里共嬋娟，有時咫尺天涯。所以我想古人真聰明，像他們說的白雲蒼狗，替幾世紀來的晚生之輩省了多少腦筋去想形容詞。

不是嗎？

我們只有一個地平線。

# 斷羽

## 寡婦

「阿嫂，豬肉又漲價啦。」  
晒衣架下掀掛一件褪色的乳罩。豬肉小販馳過一輛摩多單車，淫聲恣肆的喊

吓！衰佬。吐他一口涎，却敲起一陣碎然。

月光下死躺在那具朝夕纏擁的雙人床上。以一隻風乾的奶，去讓啼哭待哺的  
孩子吮吸。

瓦上的一隻叫春貓叫她渴起撩人的愛撫。

唉。衰貓又叫了。



## 泉叔

踢一個空罐子回家。身子如李白半空搖幌的酒樽。尿急，就先在牆角泡一泡尿，蟋蟋蟋。牆拋回了應聲，才笑眯雙眼，扣上褲鈕。

喝了酒或找了女人就是特別尿急的呢。  
一張蝕滿皺紋的臉，一如刻上字紋的碑。

## 痰盂的話

擁女主人泡下的尿過夜。我說尿我已經愛上妳了。女主人不屑。總是夜半才推開壓着她的男人，急急的在黑漆中把妳留下。

有時：

把沾滿污血的棉花拋給我

有時：

把痰大口吐給我

我的口向上恆張。真他媽的。

牧 羚 奴

# 詩十五首

## 角力秘聞

在一D房

主人哄一力士入睡

主人坐

力士臥

後相擁滾翻

力士的下身腫起一個桃形

嗣在一路上

主人問家室

始知家室

已慘遭戲弄

## 鹹魚商的特質

29.3.73

與島的關聯

使海每晨昏哈呼跑來咬耳珠

鹽露

一滴扛着肉與排骨

魚唇挺到魚商的指尖

死命顫抖

從衣領

到內褲頭的膠帶  
都附有

鮮跳生命

經久晒

臭

脫窰

乾掉

終致張緊着皮決定賴着不走的斑斑點點

## 梵谷書簡

1673

諸顏色如握

此間刮風

景宜人

藍席捲黃變星

褐加馬鈴薯變夜

夜混合氣燈

變個人

跟一張抬球桌

莫名其妙站在一塊

居民食禾

高血壓的原故

各類型的樹溶解

草於冷居

8.5.13

## 芒菓昆虫疾

玻璃店的女店東

有張墊褥

寄友家而友人之女

在褥下

獲若干小芒菓虫

即公佈玻璃店女店東所可能患的某種疾

建議丟墊褥

捫開小小芒菓

壳裂開如花瓣

壳中出一蕊如食人草

蕊中出一透明的蒂

塞住

蕊的活口

玻璃店的女店東

延請一醫者來剖她的大腿檢驗

無法知病源

## 不修行的女巫

3.8.73

看見兩片落葉

以人的步伐走去

一定有某個時空

屋着某種人化的合物

某事在某處進行

閉眼衝去

開眼只見自己衝進自己的屋外

再閉眼衝

眼見自己已衝進房外

最後衝

自己衝進窗外

雞蛋撞擊着雞蛋

煙篆

被推翻的烏龜腹壳上一只未熄的煙種

龜邊一些白鹽

女巫知道一定有某事

在某處（在某處？）進行

某種人化的合物

「他們」或許正在

在幹什麼？

那知道在幹什？

閉眼衝

眼見自己衝出窗裡

閉眼再衝

自己已經衝出房裡

最後氣絕

衝自己出屋裡

## 跟一種霧爭鬥

15.8.73

跟一種霧爭鬥

理由我雙手揮動千萬回

霧製成的雙手還是不凝結

脚底是鏡

繞着頭環照

到不能再旋時自鎖於頸間

一件肚皮絞成像絞乾的濕衣裳

片响脚一板一放

大地震

後我還是不出世

只有霧看見霧自己

我煙狀



霧也煙狀

一直肉搏

## 無言劇續篇

洞察導遊臉皮下的懺悔

理由是他總要把一根頭髮剪成四段

明明是在山頂雕塑

偏以身體語言指稱是背向風

由風決定作品形狀

無所謂靈感枯竭

而是鐵塔這個空洞的崩潰

導遊這個重造者

軒昂站在那裡

腳叉開

臂直上天庭

捧着一粒四射的鏽紅的猶太民族之髮

有的葉子是忽然由空氣的裂縫鑽出

來貼他的軀幹

有的葉子是直接由他自身逼出

因風狂

滿嘴滿心滿臍是葉子吹成全白

20.9.73

## 一片白樺皮

在黑霧之境

夜，全道無終的黃色

偶發的幾盞大燈

霧的幾個切口

沖下速地流來最爲稔熟的觸摸

沒人撥古鐘

光陰準時在訪客的脈門報曉

掀開昨夜的一片白樺

印着多少剪動的鹿腿

掩映着

一耳一耳的野兔

葡萄組織窗戶

葉葉透出我的注視

葡萄甜蜜的裂口

急欲流出滑潤粘稠的液汁

庭院內

孩子背着媽媽

28.9.73 Shasboug

## 秋句

細細咀嚼

耳內灌滿

蘋菓一雪一雪的輕聲

咽下

秋全然的冷靜

立時出現在金眼中廣袤的鄉土

一頂橘色帽

從菓園

飛過晚鐘

到娃娃的牀頭

星

垂到眉睫

做乳酪的農婦

把天未晚前看到的牛馬

趕進我的日記

29.9.73 Torpes

## 上玫瑰古堡

行刺狂野

鼓起另一種瓦片

由刀緣遽然冒出的山岩

但未見第一棵橄欖還未真到南方

牽掛牽掛牽掛

南方寒吧

並非更暖

替娃

選一盒奶油杏糖

微雨踏茅尖

在久久前建成的露天劇場

十個凍紅的指甲

繪畫幾只止息飛行更能耐凍的乳燕

棧道難

花邊的山袖掩着螢燈

堡內的哮喘者

持傘

候雨

雨候客

客候在水舌上戲酒的月桂

想娃向陽  
風爲醉了的星  
燭光爲我的獨影洗身

## 給兔的秋

2 • 1 0 • 7 3 Toulon

浩浩海

只見一鳥巢

幼鳥在巢尾端滑水

粉紅花崗

粉紅色的山

巢外層粗枝

青煙飄飄

內層軟又彈性的梗

再內層穗

渦游

竹牆上蒜薹成串

復渦游

天青色的鬚毛。

又更幼的鳥

跟在幼鳥的尾端滑水

香水村莊

高壓在香草田上

秋秘製的洞穴內

叮 叮 咚

斷細石泉

7 • 1 0 • 7 3 Roquebrune-Cap-Martin

## 管窺秋日

引去秋的爐火

追向起伏重疊的草丘石壁山舍

用眼近視遠望

植物

都爆成金光

雲自雲尖流

白山巔

有些永久

有些是酒在我的圓頂上

她的初雪

喝過了新酒

葉汁愈來愈厚

透血密封

中有我的分泌

有一種氣味  
只在混合後  
發酵後只對一隻鼻子產生

鵲鵲

肥肥寫景

鵲鵲步雀場中

有個孩子名叫亞歷山大

他的小友大叫

亞歷山大

11.10.73 Jardin du Luxembourg

## 伊莎唱洛迦的西班牙

婦女拼命禱告

內戰過去

以前我富有現在我貧窮

不過內戰把我吓碎了

我婦人

帶着孩子

拼命禱告

聽着：每一家的孩子都要走長途

走節日的隊伍

沉重一雕像

擁擠夜燭

聽着：鐵匠槌鐵丁

神創鐵匠所以神造鐵丁

男子，但知唱情歌

一整天跟女訴愛

像他跟我訴愛

那樣唱花嫁

感傷的

是感傷的臉紗

高熱的舞步像打着鏗鏘的雨滴

他一整天

跟另一個女訴愛

你看：黃金和目光都集中在特定的衣冠上

我現在則貧

以前我富現在

別談內戰了

你也知道無政府主義是一種瘟疫

11.10.73 "Royal Luxembourg"

## 畫哮喘畫人

髮型跟彌賽亞相仿

星期一找個女



走到星期日

敏銳閃開女的齒肉

胸腔

毛孔追殺過來的惡味

這種病治一種藝事

大風箱抽動

大風箱

抽動

箱中被砍倒的樹木滾打着

被污染的雲朵之甜味

滾打着整市的

時隱時現的垃圾

的咻咻叫的禽衣骨灰滾打着

的癢兮兮

哮喘畫人的聲音變蚊蚋

哈，變成了蚊蚋

真的變蚊蚋

輪子壓破一肺

機器危立在另肺上

洩水的支氣管

哈，射一射

即將扁掉的染色玻璃的眼神

他靈魂的遊絲牽走

幸存的鼻子

去山林找尋藥草

11.10.73 "Rogal Luxembourg"

## 我問細胞

我：請交出

我寄藏在你處

的衣冠

細胞：都在你身上

否則，你是赤裸的

我：啊我身

難道我連我身

也寄藏在你處

也忘了？

細胞：

我：請將我的身心

連帶我的衣冠

一齊交還！

細胞：你連你那條

所謂狗命也丟了。

我：沒有！我流淚。

細胞：你何來淚？

天下着雨

你連在雨中的一件屍皮  
也丟了。你只剩下我。

我：你並不是我！

細胞：那我走了。

我（嘶喊）：你別走！你別走！

細胞：

我：我好慘！

細胞：

我：我全部丟了。

細胞：却找到了我。

我：你是什麼？

細胞：O

我？

1.1.1974

# 虎骨酒

黃潤岳

記得小時候坐小火輪回家鄉，總有小販在賣酒。他提着一個大籃子，一面走，一面喊：「喝杯酒嗎？虎骨酒，五加皮，還有牛肉乾和花生米」。遇上了顧客，他便放下籃，拿出一個小碗，倒出半碗酒來。整個籃子用布蓋着，裡面真正是包羅萬象，有好幾種酒，有十幾種配酒的零食。因為我家不准小孩吃零食，我們坐小火輪時，都是吃蛋炒飯。一盤炒飯要兩毛半，一杯酒卻只要兩分錢。

我很羨慕那些買酒喝的人。不論是用牛肉乾下酒，或者是用花生米下酒，甚至於喝寡酒，都有一種雍容飄逸的姿態。尤其是喝下第一口酒之後，誰都會長長地呼出一口氣；髭鬚是嘆氣，其實是一種極端滿足的表示。有時還聽見有「唉——」一般的聲音。

於是，我總是我機會去看那些人沽酒以飲。有時，我會看得耿耿地。我家的工人便拖着我走開。其實我已經有十歲八歲了，並不是嘴饞，只是看起來蠻有味似的。

我的袋子裏有足夠的錢買酒，果真我買一杯半杯來喝，誰也不會反對。我們還只兩三歲

的時候，逢年過節，大人都要灌我們喝一點；喝一二分錢酒是不礙事的。然而，我從沒有想到要買來喝。看別人喝，有趣得多。如果是現在的小孩，他們就敢買來享受一下；因為我常常看見七八歲的小孩嘴唇上吊着香烟的。再大一點，連大麻都敢試。

我鬧不清虎骨酒和五加皮有甚麼不同，顏色都是深黑的，又帶一點紅色。聞起來，同樣的刺鼻。不過，虎骨酒要貴得多，二分錢剛蓋住碗底而已。

三十多年之後，有一位朋友向我介紹虎骨酒，大概是八塊錢一瓶。我感到非常有趣，因為這時我已經是豪飲洋酒的人了。從白蘭地、威士忌、紅酒、白酒、毡酒、伏的加酒……到香板酒，我甚麼都喝。我便立刻去買了一瓶虎骨酒，想回味一下喝虎骨酒的情調。

我把紙包打開，一個圓形鐵筒，是用厚厚的油紙包着，而且包得密密的，使我想起家鄉的桐油簍。用小刀輕輕劃破油紙，那個鐵筒又舊又黑；但是，仍然使我想起我在幼稚園畢業時領到的文憑也是裝在小圓筒內的。再把筒蓋打開，裡面塞滿了稻草。呀，我有多久沒有看過稻草了！

最後，把那瓶虎骨酒拿出來了。正想開來喝時，就發現一張說明。原來這是治風濕的藥酒，早晚各服一茶匙，不可配菜，不可吃冰菓，也不可和其他的酒同時喝。

這完全不是我想像中的虎骨酒。

我便去向那位朋友抗議，我要喝酒，不是要吃藥。他不是推銷員，卻講出許多事例來證明這虎骨酒追風去濕，效驗如神。還有幾個人喝過的人是我認識的。「你不相信，你自己去問他們」。後來，我果然去問了他們，他們證實了這酒的確有效。那位朋友又告訴我：「像你這麼狂飲暴飲洋酒，又滲水，又加冰，將來總會風濕痛的」。我真想罵他一聲：「去你的」。後來，我給他說服了，我還再去多買了幾瓶，以便老來好治風濕。於是，我搬家時，就得特別提防別打破了那幾瓶虎骨酒。

後來，我的一位親戚風濕痛，我想起了我有特効的虎骨酒，立刻托人改用洋酒瓶裝好付去，因為他住的地方是不准買這種酒的。他會來信謝我：「雖未痊愈，已不足為害矣」。這樣看來，這虎骨酒果真有道理，我要再買時，那種原裝的，已經絕市。

留下的兩瓶虎骨酒，又有十多年的歷史了。有時候，我會發覺勁：為甚麼不來點風濕痛



呢？數年相安無事之後，想不到有一天我的左背近肩處，有點酸痛。像我這個年已半百的老人，這兒酸，那裡痛，早已是家常便飯了。根本就不去理會它。

再過幾天，愈來愈不對，上臂有點麻，一直伸食指尖都有點不對勁。搽風油，貼日本膏藥，都不見効。

我們講「風濕痛」，事實上，不一定痛。然而，不痛比痛更難過，因為你只感到一種講不出的不舒服。晚上熟睡時，給痛醒了。一會兒，痛止了，那種講不出的難過又來了。

我這個左手一連幾個星期都使我煩惱，忍受不了的煩惱；可又沒有影響我的日常生活，也不會妨礙我的工作。於是，我才真正領略到風濕的滋味！

有人勸我看西醫去物理治療；有人勸我找中醫去藥物治療；有人說：最好是去針灸。當我下決心「明天去看醫生」時，那晚又不甚麼痛了。不痛又何必找醫生呢？

多兩天不找醫生，風濕又來了。

風濕就像遊擊戰一樣：人來我走，人走我追。我只好以不變應萬變，不找任何醫生。不舒服就不舒服，痛就讓它去痛。

但是，真正不舒服或痛的時候，誰也忍受不了。雖然過了那一陣，自己又可稱英雄！

幸好我的太太忽然靈感來了：你不是還有兩瓶虎骨酒麼？小時候的願望，老了來完成。求仁得仁，又何怨乎？

邁克

# 輕描集

## 變成一隻貓

忽然之間我變成一隻貓，有這樣多懶人的習慣。這樣日夜狂戀牛奶，深夜幾近十二時，也被衣去超級市場購買，因為雪櫃已經沒有存貨。而這超級市場關了門——簡直開玩笑它一向營業二十四小時。終於在大街找到一間通宵餐館，拼老命也要喝到它。幾時我如此嗜好過牛奶。必然連媽媽也認不出我了。她會搖頭擺手：不是不是。遇有太陽不論透過雲間空隙或是屋前開了的窗投下的光，總設法置身其中，暖一暖。一日等朋友下課，坐在樹下石凳看書洋洋地晒。朋友來到即道歉：你定等了很久對不起，你身上有片片落下的葉。想說：我仍等那隻樂意愛撫我背脊的手。終又沒說。

讓你知道。讓你不愛我的理由：我再也沒有喜歡過貓，何況這隻還是剛剛蛻成的。讓你不能不愛我，因為我處處準備你隨時對我的遺棄，你終歸不忍心罷？

## 迷信

起來打電話給他，決定希望他來陪你。對方說：不在。啊我能不能留一個口訊，我的號碼六五四三二〇二。匆匆解釋：因為新裝的，怕他沒有記住。解釋裏的此地無銀……半跪在幾乎空無一物的小廳，你放下聽筒。我發燒，原先你想告訴他，請你帶來你床頭看書的小燈借我，並且多携一個小枕頭，要不然只好坐在冷冰的地上。這間赤裸的小屋，廳裏只有架上幾本心愛的書，廚房有過多的食物，房裏是床。你在裏面告訴他：你是這間屋第一個男人。

是的你需要一盞小燈，可以躺着閱讀，你只有天花板上刺眼的大燈，一醒來，有即將死去的噩覺。並且假如他對你足夠善良，會留下陪你一刻。下午回來倒下就睡，燒得這麼厲害。天氣妒忌你太燦爛的快樂。白日穿的灰色的羊毛背心和李維斯和襯衫臥在床尾，一件一件收拾它們。不能讓他心裏說這個人原來如此亂糟，不能抹殺剛剛開始萌發的情意。你還要洗臉，還要梳齊整頭髮。對着鏡子練習：我已經好了很多。

然而時間漸漸惡性地提醒你它的存在，偷偷企圖噬食你的心。打電話給女朋友：昨日的芭蕾舞認真精彩，再也沒有見過更動人的。一個又一個，於是全城人知道你昨日的行跡。再也沒號碼了，你告訴她們，啊老天我忘記我在等電話，他一定打不通。可憐蟲。你堅信你的迷信，迷信堅信，執着它，不悟。

## 滑

來了一班嘍囉，發現石梯旁低矮斜長的扶手，發現了寶，當它滑梯。老早我在一邊草地上晒太阳，張開眼，上面游着瑣碎的雲；閉了眼，枯殘的葉落在磚路上吱喳一响，我差點以為新年近矣。我差點睡着。而這班嘍囉來到，免不了大呼小叫一輪——兩個女人帶隊，他們原是小學生遠足兼見識即要到來的大學生生活的規矩。我坐起來看。只見那孩子站在梯頂團團轉：我真正感到害怕。看着他的朋友們一個個滑落去，他也得了樂趣，彷彿衝時的刺激和風在耳際的笑話，他也覺得他也聽到。我小時也是這樣，沒有好好享受過滑梯。不怕磨穿褲

跌得一身碎骨，我希望，未曾做過。再遠的憧憬，是搖籃上頭媽媽掛的旋轉音樂盒，紛飛花串最深處，不停地向前去的馬背上的一段旅程。此刻願暖爐千萬別漏煤，不想第二朝醒來，發覺自己已經死去。

## 中秋

如果你關心我這年的中秋如何過，我當然願意告訴你。我一早記住那一日，因為沒有燈籠和月餅和柚提醒，我在香港看電視一個問答遊戲節目得了它的日期。盼着，又怕不準，寫信問人，打電話問人。前一晚看見月亮，果然圓，告訴我的日本朋友：明日是中國一個節日，秋天的中間。第二日突然轉冷，晚上去看電影，出來在街口等巴士，願住「這麼凍，這麼凍」，又願截順風車。回到屋裏才記得忘了佳節，月亮不在窗上，出門望嗎實在沒這雅緻，況且望與不望，也是一樣了。如果你關心我這年的中秋，你必然失望。去歲的風流已不復存，我只記得我說過類似「往年不識你，今年不伴你，明年不惦你」的話，我可有一些預測命運的本事呢，這年果然連中秋也比你遲一日。倍思親更念舊，我是太粗糙去懂得去領受了，向來別人就講我寡情。

## 依髮帆船

喜歡它的火爐，不管它的破舊是否人造。「或者你會高興，它有一個法國名字。」謝謝帶我來的這個人。

但是祈望能够隱身，只在局外看，又是局內。小酒店不接受塵身俗念。它調和古情，輕俏的耳語和詳。它傲慢，我也是。

男人的食指畫她的輪廓，女人將手掌藏在他的臂彎裏。然後他們接吻。小桌上什麼也沒有，除了頭上舞着嬌情的火的燭。我想不出理由不流下眼淚。

青茶和香料橙茶，兩個老女笑談當年的風月。担心胭脂全脫在香烟帶上。椅背搭的假貂皮大衣，不記得送它的男人的姓名。



由橫門出到夜裏，一地不知是否月色，似雪後深夜的灰銀。回身望去，高插窗內一片火的橙紅，說不盡幾許柔熱。我說我會再來。記住它的名字：依髮帆船。依髮帆船，在電報路，在柏克利，靠近奧克蘭。

## 坐在茶店寫信

坐在茶店寫信，近門的落地玻璃前。這原是一間小舖，我在昔日的飾櫃。朋友路過見到，進來坐在我對面與我談話。我在寫信，我說。寫什麼都無所謂，只萬萬別提問候的字句，別數當日的歡悅。太遙不可及了，我遂禁不着垂淚。我知道我知道，朋友說。並非思家念鄉，我解釋，只是只是一種情愁，我在腦裏找不到語言文字形容，因為它躲藏在心底。

坐在茶店寫信，自動點唱機播着古老的爵士音樂。有人在牆上吊了一兩幅古蠟的油畫，又掛了盆栽在人客頭頂上，糾糾纏纏，綿綿依依像柳。不時我望一望擺在桌上別人贈我的手錶，因為四點四十五分有一堂實物寫生。我喝普通茶，盛它的小紅壺被粗手大腳地撞開了貝殼狀的痕。一切如意，一切如意，這是每一封信裏頭我必需付出的愉快。而我愉快因為我必需付出，生命時時向我索取。我與我知道的每一個人，切切希望我有。

坐在茶店寫信，外面街角一個金髮的孩子邊等巴士邊豎起姆指，懶懶的陽光裏，牽狗的婦人待「行」字發亮。啊等等等待，我去學校書信部取信。管理的女人說：沒有你的，我十分抱歉。她懂得我的名字。她懂得所有傻瓜的快樂和不很快樂。這樣吩咐：請別寫信到學校，怕遺失，我有了地址才好寫來；這樣日日興奮地跑去奢期奇蹟。卻又份外充滿信心，擁有耐性。

於是坐在茶店寫信，一封又一封，我即將變成一塊吸引遊客的石頭。

# 墳墓的設計

知道嗎，小喬治，我最近睡得並不好。幾乎每一晚我都會出現在酒店。我但願你沒有在酒店內碰過我。因為我與你不同，我喝過酒之後與你更不同。你很有信心，至少，表面上看來的確是如此，你似乎很有信心地設計自己的生命。我比較沒有這方面的才華。所以，你我之間也沒有甚麼笨笑話好說的。我完全同意你的存在價值，因為你是那麼單純的，善良的小男孩，最重要的，你不會向自己詢問那麼多不必要的問題。——那却是我慣常做的一件事。你不必喝那麼多瓶碑酒，只需往枕頭上隨意一靠，便可以毫不費力的入睡了。我有點兒妬忌你，你會接受我的妬忌吧。這不是個甚麼鬼祟的笑話。知道嗎，小喬治，一個人如果每天晚上都睡不下覺，而必須強迫自己喝那麼多瓶碑酒，聽那麼吵亂的熱熾打，翻那麼多本的緊張小說，和寫那麼多封永遠不寄出去的信，拼命疲累自己而後方能勉強成眠，他是有理由去妬忌像你這樣的人啦。

昨天小艾迪從政大跑來找我，跟我談了很多女孩子。他還是那麼一副瀟灑面貌，談起女孩子來是可以整夜不睡覺的。他不知道，我現在經常失眠的理由已經與女孩子無關。無論如何，昨晚，我們倆個坐在點着蠟燭的床板上，抽着煙扯着聊的話兒都是繞着女孩子這個主題的

。我覺得我們都很幼稚和蠻不在乎，但是，我覺得我很幸福，因為世上至少還有一個人，與我在眾人皆夢的時候交換笑話。天將破曉的時候，我們仍然了無倦意。小艾迪與我後來把話題轉到星馬的一些家鄉小事去，如當地的物價升漲情形等等。再下來又把話題轉到最近星馬一帶流行的舞姿。

後來，小艾迪大力的拍了拍我的肩：布路，我們出去喝瓶酒吧。我欣然同意。兩個人交搭着肩膀便這樣出去了。兩杯下肚之後，彼此醉意醺醺的相互道別，各回各處。

小喬治，你知道嗎，這幾乎便是我和我的一些知己朋友的典型生活了。這種生活的外貌本身是沒有甚麼意義的。重要的是，這種生活外貌內裡隱藏的一種必然的意義——真實的人性，活生生的人性、自然奔放的人性。小喬治，你知道嗎，如果你是一個敏感的，而且經常思考各種層次的人生問題的人的話，那麼你便會接近我的世界了。——但是你並無必要接受我的世界。因為你有你的安定、理想、秩序的世界。至少，事實上，你更願意守着社會，而不願走到我這兒。你的眼中的世界是一幅不傷人的靜態畫，所以，你對自己具有無窮的信心，所以，你不抽煙，不喝酒。你每天準時騎着一輛破舊的腳踏車子，到校總區來上課，你乖乖的信任每一位教授，你在筆記本子上勤勉的記錄他們的每一句話。你跟班上一位本地籍的女同學相當要好，有時候，你們便抱着一大疊書本，並步走到總圖參考室去研讀功課，有時候，你們便肩並肩的坐在台大對面的水果店內吮吸芒果汁，翻翻當天報紙的電影版，然後一並走到東南亞戲院去看一場電影。——不錯，小喬治，你是一個幸福的命運的設計者。依你的生活方式來測言，你脚尖朝向的似乎將是一條相當平坦、筆直的康莊大道。但是呀，小喬治，我除了願意以最友善的姿態來祝福你，以及稍微妬忌你沒有失眠的痛苦之外，我一點也不會因為我的與你不同而感到難過。無疑的，你所駐足的道路是一條遠比我的來得優越的，但是，不知你會否也想過，在那條優越的道路上，你很可能看得很少，甚至根本就看不到甚麼東西。尤其，在複雜的茫茫人海中，這種情形是更加明顯的。小喬治呀，今天從一位泰國留學生的口中聽到說你很瞧不起我的墮落作風：抽煙、喝酒、不上課——小喬治，我不怪你，如果你對我的認識就僅止於這些的話。事實上，我真想這麼說：你不曉得如何去了解另外一個與你不同的靈魂。你對我的批評並沒有造成我的驚愕。因為，我走在一條似乎與你完全

相反的道路上。你有你的道路，我有我的道路，在這兩個不同的事實中，你叫我如何與你爭辯。道路的不同，無形中也意味着個別價值的不同，你或我在這一種情形下，似乎都同樣的沒有必要去拼命伸展一己的優越感，來証明自己是值得誇耀的——你明白嗎，我並不喜歡與你爭辯價值論的問題。一個人年齡愈增，歷事愈深，感觸愈多，他則愈可能很自然的放棄各種各樣的好勝心的。

去年，你知道嗎，當我發現秦戈同學連續多期在自編的大學新聞上炫耀自己的優越感時，我真想嘲諷他，因為他的嘲人以昇己的作風不斷使我聯想到一個矮小丑在馬戲班裡亂蹦亂跳的自愉姿態。可是，我很快便忘了這件事，因為我在讀了他的文章之後，自然沒有一點甜感覺，但也沒有太大的憤怒——在人生高高低低的旅途上，有些人或許會相互賽跑，可是我卻寧可慢步的前進，我沒有好勝心。

當然，小喬治，我是一個不容易承認自己是墮落或消極的人。沒有好勝心並不算罪惡，至少，這是我的哲學。我儘量的避免從其他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那對我來說並不重要。直到目前為止，我仍然不想為我的沒有好勝心而感到難過，我無法確切的說出我的真正看法，不過，我最崇拜的拿破崙，他有最現實的好勝心，但是他在滑鐵盧血役中仍究垂下了首。他的好勝心沒辦法說服我。說真的，每一次在酒店喝酒，喝到微醉時，我便會假設拿破崙大帝正坐在我身旁。我會頻頻的向他敬酒，直到自己渾然醉倒為止。其實，他的古英雄式悲劇意識完全說服了我，雖然，他的好勝心却說不服我。我並沒有因為拿破崙而感歎自己。我只是強烈的覺得：我不必與這個社會保持太近的距離。例如：把課堂上教授的話都一字不漏的記錄在筆記本子上，又例如：在一位教授不太高明的幽默之後裂咀大笑……——這種種行為，很自然的，便是你的生活縮影。你甚至不能暫時的離開這些事，站到較為客觀的角度去評價它們。小喬治，我希望你會了解我，即使我一直無法像你那樣的勤抄筆記和煞有介事的相應教授一句無聊話激起的天真、爛漫的笑聲。我真的仍然希望你會了解我，至少，我希望你不會在了解我之前，在心中這麼說：布路，我瞧不起你。

在這一所大學裡，像你這樣有點兒誤會我的人其實太多了。我完全同意他們很可能也一樣的非常瞧不起我。我會不會去找他們來一一解釋自己，現在還不敢肯定，不過，我想我



不會去的，你不必覺得荒謬，我真的只有一個理由——我沒有好勝心。

被這麼多人誤會及瞧不起，我深信這是很難負荷的十字架。以前，或許我會無法承受這股重量，不過，今天的我幾乎可以忍受任何事物。我曉得如何抽我的煙，喝我的酒，玩我的劍，敲我的鼓，喊我的歌，跳我的舞。我也有能力分析一切問題，不論自己是否有能力解決，不論自己的精神能否負擔它。小喬治，像每一個人一樣，我也建設好了自己的生活遠景——Plans, Possibilities & Future & Everything。如果你願意，我祝福你那比我的更燦爛的生活遠景有天終會變成事實。

我最近的心情究竟變得如何了，我甚麼也不知道。不過，我很清楚現在距離期末考只有三天而已。我會翻翻書的，無論如何。

我還有甚麼事忘了說沒有？哦，我今晚還要趕去聽趙曉君的抒情歌曲。她長得並不特出，但是她的心很美。她現在是一位馬來西亞詩人的太太。那位詩人現在正在美國經驗他的新命運。小喬治，我真忙。我恐怕自己沒有時間準備期末考了。——也許，我是在無意中設計着自己的墳墓。不過，我並不難過，你知道爲甚麼嗎？



溫瑞安

# 行屍

(一甲)

那沉重得緩慢的鞋革聲沉重的在我身後不遠處停下來。涼晚的灰空，金翠色的稻。那風就細細微微地掠過，使得過於充實的稻穗都紛紛向鄰居們搖頭搖頭擺腦擺腦的展示他們的成果。晚秋的天氣，所有的雲都是柳柳州的山水。一駕噴射客機，威皇地越過頂上萬里的灰雲，呼嘯而去。我的一聲嘆息，在風中份量稀薄得不堪一擊。

是你嗎？

是的。

你和我都來了。

都來了；也是乘同樣喧囂的客機，我們來到這夢寐以求的地方。

多少千言萬語，多少千辛萬苦，我們來了。這土地不是有着芬芳的泥土嗎？有着青山隱隱綠水悠悠嗎？

可是，我想回去了。

想回去了？呵呵呵呵，我們是怎麼樣的儲蓄，才湊足一筆出國的费用；我們是怎麼樣的

哀求，才從家人的誤解中取得一絲諒解；我們是怎麼樣地踏入這國土，勉強自己把一切不適都適應下來了；而今却說想回去了！簡直可笑到令人心痛的地方。又一駕新式客機橫嘯長空，稻穗呵呵地在風中互相呵癢着輕笑。被犁過的地翻着黑而肥沃的土，一畦畦的水漬似無底的深淵，映不出灰暗的長空；漫天的灰暗都像要壓下來了，壓下來相接的是更焉黑的土。風嘯、雲低，獨有歸去的水牛「牛」了一聲，很沉重。而且緩慢。

(一乙)

第七宿舍裏的樓梯有一張軋厚的橡皮地鋪它是紅色的但不是血色的因為它不知道給多少隻脚印踏過了一次又一次於是都是灰濛濛一片的脚印和灰濛濛的紅。並不是血色的。在樓梯的轉折處紅色地鋪暫空了一截處若站直向上仰望可看見那高縣的天窗。天窗。高縣的天窗外是高縣的天空，那是灰黯而非碧藍的天空但總會有光亮洒進來總比全樓梯的黑黯好。我聽見我的脚步在後面的梯級下死去忽然有斜斜罩過來的光猛駐足只見天窗。窗櫺共之框，玻璃發出神奇的色彩。我發現那橡皮地鋪最角落的一片竟是血色的。它是沒有人踏過的是嗎？我昂望那高不可及黯淡的天空許久，忽然聽到那死去的脚步聲又自樓底下幽異地走上來。走上來不容易為何偏要辛辛苦苦的走上來，走上來這兒望陽光為何不乾脆下去晒太阳。可是我似被那天窗的微笑吸引住了入了定竟不能移步，我拼命叫自己清醒但是也只能叫給自己聽，於是我一脚踏灰了那唯一的一角血紅色彩

(二甲)

是睡在頂上的一層碌架床，常常可以踮起脚尖來，看躡足走過的寒流，見剔透的明月如素練，看把月亮吟成霜的鄉愁。然後喜歡把牀架的鐵架上掛上那小小而機伶的風鈴，在每個多風的早晨，風便悄悄地从後廳的縫隙裏潛入，叮叮鏗鏘的搖着那清脆的鋼枝，那澄金的亭，那被魚絲纖維鈎起的壽。風呵機伶，那小風鈴就這樣寫意地搖着、幌着。而這風鈴是我家鄉那十一位純情的姊妹們所送給我的。鈴聲如伊們的笑。幌動若我們的風姿。

枕頭的右側（一定是右側，不會是左側）有一個小箱子，小箱子裏頭有許多小小的格子，第一個格子裏置了一個小小亮亮的盒子。每次睡前，右手就向牀邊撈去，就可以攫獲它了。手在這小盒子的底層摸索，就可以覓着那鑰匙，旋動它，清靈的音樂便會叮叮冬冬地奏鳴。

着。猶如安眠曲一般，靜靜地聆着聆着，就很容易睡去了。音樂迴旋，一聲又一聲，一切憔悴，一切欣心，都捲藏在其中。而這音樂盒是白衣送給我的。樂聲正似伊底歌，小盒的弦韻正似伊底小小祕密。

很久沒見到伊和伊們了。

一房子的人又笑又鬧，把音樂聲都蓋過去了但並未因此而放過音樂聲。

哈哈……鈴聲就像那部秦萍張翼的「奪魂鈴」！

哇哈哈，咳，像李允中飾演的老道搖鈴唸咒！

死人火葬時也不就是這種音樂！

其實有什麼好思念的呢？過去就是過去的了，寫信只不過是浪費筆墨、浪費紙張、浪費情感而已。

我爬到牀頭去，把那玲瓏的小風鈴摘下來，把那小巧的音樂盒，都放入櫃裡，小心的放下它，虔誠的鎖起來。然後我在一團漆黑中爬入冷暖的被窩裡，自己想一些事情。狂人樂隊中的一管洞簫。大狂歡中的一曲芭蕾。我是在珍惜感情，絲毫沒有浪費。可是我們浪費的都是生命。我們啃着與志趣大相違反的書本，倦了我們上床睡覺，甚至摒棄這唯一清悅的音樂。我對不起伊和伊們，在伊們奏起不響自人間的曲章時，却讓一群狼舌蛇舌捲纏。我把我整個身子縮入被窠，側着身子，可以望見透過紗窻，那玲瓏剔透的明月，和那閃着智慧燦耀着沈愁的星子，在拂亮着大地，微明着人間，又顯得那般沉寂，無限淒其！

## (二乙)

台北市在四五時以後轟地陷落于喧嘩裡大大小小的潮多多少少的川流不息着真是什麼都不像只像泛濫一切都泛濫！我們兩個穿着皮夾克走過陸橋與許多玉潔冰清及許多腦滿腸肥擦肩而過！幸而就是有這許多不同的典型否則這世界就要大乏味了。廣告牌上萬世英雄挑戰着氣壯山河和劫後英雄傳討論着戰爭與和平。跆拳道要招生合氣道正冬季大減價！我心裏頭暗喊不不不我們剛擊道不減價絕不變節只是隔離得遠一些罷了就如心中的理想雖然愈來愈遠但心中的希望却是愈來愈強！霓虹電死了整個城市又使它驟然地沒有人人格地復活！我們兩個把手插入夾克裡走着走着看到有老人昏眩而扶着柱子有人的手正伸入別人的錢包裡有人在人

群裡找到一棵樹喜極而泣猛吸幾口新鮮空氣。我們走着，天色已黯下來，有肥肥的人呼我們喊我們先生進去先生請進去嘗嘗美味可口，出來時結帳先生共九十二塊。什麼？太貴了！不貴不貴，別人喫至少三百多。付了賬出來後我說够我們吃七餐的了他說不止呢如果省些喫十頓都够。哈哈我們是來讀書的不是來做太子爺。其實跟太子爺也差不了多遠了來呀不如再看場電影再說。好，好，好，小心走不要跌倒跌倒了人就會踩扁你。知道啦

(三甲)

近初冬了。天空擺了一幅灰黯萬里無一不是雲的山水。不知是什麼晨光，夜長晝短，睡了八小時，仍覺疲乏。在往昔光輝的日子裏，時間豐腴得插不入再煎一分鐘的縫。涼沁人的氣候，緩緩流退，我們昂視天窓，不敢也不願俯視那心中的鬱結。多麼地懶懶，多麼地倦倦，拳可碎板掌可裂牆肘可碎磚的精力，正寂寞無人管！我正苦讀和細讀着 Joseph Rosner 分析的 *The life instinct and the death instinct*。你正重讀「張愛玲短篇小說選」。忽然你抬起惺忪之目，聲音好倦好倦地傳來，一如你讀着的那本書裡故事背景的年代一般渾遠。

爲什麼我們要來？

嗯。

爲什麼我們還不能回？

什麼時候我們才能回歸？

我年青呵，我要的是大展身手。

哦，也許不速了。

速了，好速了，我睏了。

說着即便睡去，伏在桌上，以前他在家鄉裡唱過光輝的歌唱了一夜，而且愛與人挑戰一夜不眠的孩子，而今睡了十個小時，仍睡着。真的是那麼倦嗎？我勉強撐起闔着的眼神，忽然我覺得更冷，這氣候。但我不想多加一件棉衣。至少此刻不想。

(三乙)

哈，我知道了。人群擁向食堂，客機哄哄隆隆而過，沒有人願意仰首望它一眼。哈我知道，我們都是向上延展的長頸鹿，看着民航機飛去又飛回的異鄉石。哈，我知道了！你半轉



過身子來告訴我，你瘦了，是的我瘦是瘦了，有什麼辦法呢？一食堂的人哇啦哇啦比春池裡的蝌蚪更擁擠我上了樓也換不同任何冷靜房中更熱鬧七八個脫了衣服的大男孩在追打一隻蟑螂！你就立在我身旁。樓前是會傾訴的竹再過去是平原再過去是高山山上種滿了野墳他們說多好風水啊這裏！哈！我知道了，我告訴你讓我們複習我們的拳腳罷要多苦練免得日後連二弟也打到我們四脚朝天了。你說日後日後不知要到什麼時候那日後才到來！我說不管了我又猶疑然後再說練了再談罷！我們在走廊上練着回復人類原始的械鬥能力而所有的學子都在房中把頭埋葬在書本上。長長的走廊長長的寂寞。地上灰紅的地鋪寂寞，長廊的燈寂寞地在亮着。哈！我知道了，有信來了！摩多聲自竹之旁傳來丟下一大疊信信呵信東翻西找找到了我找到了這是我的信我的信！希望着眼睛顫抖着我我顫抖而喜悅而顫抖地把它撕開「Please do not bend」果然是一疊照片，翻開第一幀顫抖的手變成冰冷的手那是任平兄和我和兄弟姊妹們社員們歡愉的合照，往者已矣，已矣，已矣？一目皆然，苦樂不相共，苦樂不相同。你關切地問我你怎麼啦你怎麼啦，我說沒什麼的且遞過那疊照片，依在欄杆上我靈機一動哈！我知道了，這裏的風水的確的確很好！飲泣聲漸自我耳際傳來。。。。

(四甲)

月亮于中天，無比清淡，透過細細的竹與樺木的身影映照過來，隨着細細柔柔的風，摩挲着我們的髮、我們的衣。我俯身在青漆斑剝的欄杆上，看左邊山上一座一座滿山腰的墳陵，左右邊山在暗夜與寒風裏燿燿連連的高塔之紅火。風輕輕吹過，却是冷冽滲人。宿舍裡泰半男生已然恬睡，房裏只癱坐着謐靜與黑。走廊上的黃燈亮着，地板上的地鋪仍紅着灰敗。你踉蹌地走過來，那辮髮都洒落在額的右邊，你眼鏡本是晶亮的，而今只見一片模糊。你用手支撐着門楣，然後你說話。我幾乎不認得出你的聲音了，哀愁而激情，但我沒扶你，我只扶着欄杆，看那淒厲的鬼墳，看那孤寂的燈火。你抑制着氣喘，然後你說，帶無限辛酸：

老大我想回了

好 很好

與其在這裏受苦不如回了

好



受苦也是值得的

好

我辜負了他們的期望……我……

嗯

不管了，那錢，我一定辛苦歸還他們的

很好

只要見到他們，苦樂相共，一切都值得了

當然

那麼你呢 你的決定呢

一切都像在驟然間靜止了下來。我背向着你，仍凝視着那沉寂的山，那孤寂的墳，那冷寂的星光。竹風輕輕吹來，冷得令人發抖。我不知道你在我背後是否很神聚地注視我。我用手緩緩地推了推眼鏡，輕咳一聲，用一種我自己也無法宣洩的憂鬱，我說：

回 當然是回啦 也該是回的時候了

(四乙)

雪夫

# 兩條狗的阮維道上

孩子們

驟然

由這條巷穿過橫街

他們一擁

趕着

一條哼着街坊的

黑狗

的確一切也停止了唱

只有

巷口的幾個小販

和

一輛馬車過歸

我正想舉步叫住一人  
問：

沒有鞋印。

啊

路是整黑色

我不想

回去

那麼那麼你可知道一點

（寄自西貢）

拉笛夫作  
丘瑞河譯

# 那節奏復响

(外一首)

## 那節奏復响

那節奏復响

小房空洞

沒有一燈

我在永珍孤獨仰臥

空氣潮濕

皇城鑾巴拉邦

似在千里之外

我已不再記得

在你船上那個小孩的瞳孔

這裡沙土四佈

我聽到兵士往返操行

在院子裡

一隻蚊子叮我前額

● 那節奏復响

黎明 你看着我

久久凝視着我

視而不見

卡布爾城如是悄寂

在你軟軟的沙灘上

我伸展 而我仍然

不想離去

真的

北方那柏米爾的公主

並非你的朱唇

並非你的長眉

而是你碧綠的眼珠子

驟然使人們呼喚黎明之光

● 那節奏復响

紐約

我們的夏季之夜

所有失望、緊張與苦悶

都與我同在拒絕停止的

升降機內

我手中的報紙開始膨脹



我聽到

哈林區內的吉打斷絃

而銅鑼的抖動却是地下鐵道

擊破所有的鏡子與玻璃

我也聽到

那未來先知的呼喊

在包華利街搖幌

上帝就是愛

我被報紙包起

升降扒突然急速下降

●  
那節奏復响

在鹿兒島的一個晚上

小雨下着

月亮在松樹尖上暗淡了

鹹濕的風貼在我前額上

廣島如是遙遠

衆狗亦不再狂吠

渡輪正待開行

我有小詩正待完成

雨夜晚

蒞臨並圍起了海灘

七二年八月十一日

# 雨不成雨

魚類停止呼吸

河水倒流

河口乾涸

雨不成雨

晨以黑暗開始

而沙灘依然靜寂

風已靜止

海浪向外推展

天空潮濕

雨不成雨

太陽以黑暗開始

大地依然乾涸

一九七三年九月

寧西沱

# 康城幾點

現在談康城，自然遲了，康城是五月間舉行的。但是遲總比沒有好，而且有心不怕遲。況且就算寫得十分差，也自信不會是「英格褒曼是英瑪褒曼的老婆」式的滑稽誤導，若果你信得我過，就當飯後餘談罷。

這年康城最刺激性的事件之一，是英瑪褒曼開記者會招待會公然討論他的「狂呼細訴」，在大師之中，這是罕見的事。他還表示最心愛的導演包括費里尼，專福和布紐爾，並且公佈明年有意在羅馬拍「風流寡婦」，由芭芭拉史翠珊主演。褒曼與史翠珊，的確十分使人難以想像。難怪十月間麗芙烏曼在三藩市被詢及接拍「新世外桃源」及「四十卡拉」等商業片褒曼有冇不滿之言時說：「他明年都要和史翠珊拍『風流寡婦』了，有甚麼比這個更加商業化呢？」究竟褒曼有意另創新境界，還是一如許多人所說漸漸從俗，想信「風流寡婦」他日公映會有明朗化的顯示。

至於最出風頭的影片，分別是「美國之夜」、「大喜劇」和「母親與妓女」三部，巧的是三部都是法國出品。「美國之夜」以觀摩不參加競選的姿態出現，獲得最高評價，許多影評人認為假如它競選的話實得大獎無疑。而它的導演杜魯福，卻洒洒脫脫寫了篇文章力讚褒

曼和他的也是觀摩片「狂呼細訴」，風度之可愛，委實難得。「大喜劇」據說是四個男人的一些少女狂歡至死的自殺式故事，引起各方面的爭論，法國報紙說它「看到使人作嘔」，而有人卻認為並不色情，只是有趣。如此風風雨雨，倒益了它，被美國片商買了發行版權，目下已在美公映。會不會運到星馬而且能不能通過檢查局，這就很難講了。

「母親與妓女」長三小時，黑白，同樣也賣出了發行版權。它在康城的影評一般不錯，在紐約影展卻不好評，衆人嫌悶。相信它不可能在星加坡公映，因為比它更有商業價值的「最後一場電影」和「移民」都沒有公映機會。我是很希望看到它的，不是導演的關係，而是這三位演員：尚彼亞里奧，貝娜度蘭鳳和法蘭索娃絲拉布恩。這和渴望看薛尼波拉克壞評的新作「我們曾是這樣」的原因是一樣的，這部片有史翠珊和羅拔烈福。

另一部也是長片，寧賽安德生的「啊幸運兒」，得獎名單公佈之前大家極之看好，怎料甚麼也沒得，連這位演「如果」及「發條橙」大紅的馬可麥度懷也沒拿最佳男演員。大獎由英國的「白牌車伕」和美國的「稻草人」共享，大出意料之外。前者原著人赫德利作品改編的另一部「中間人」，是去年康城大獎獲得者，已在星加坡公映，「白牌車伕」大概遲些也會映，不過不知幾時，而且可以肯定映期不會長。「稻草人」先幾個月麗都戲院已經掛過廣告，現今下落不明，應該也是會公映的。本來它的商業性質就很濃，男主角之一眞赫曼不必介紹了，一部「神探霹靂火」幾乎家曉戶喻。另一男角艾柏辛奴，是「教父」及「教父第二集」男主角，他日「稻草人」上映，十九會在這方面下功夫做宣傳。

還有一部英國片，我們十分期待，便是祖瑟羅西導演，珍芳達主演的「傀儡之家」。我不能想像前半部芳達如何演娜拉。消息傳來，美國戲院杯葛芳達，不映她演的電影，所以這部「傀儡之家」的版權賣了給電視。當然星加坡電視合是不會買到它的，問題是戲院究竟映不映。

今屆參展康城的電影總共二百八十部，是驚人的數目，一一枚舉是不可能的事。這裏姑且抄抄得獎名單：

國際大獎：

稻草人（美國）

白牌車伕（英國）  
評選團特別提出莎拉米爾絲在「白牌車伕」和真赫曼及艾柏辛奴在「稻草人」之優異演出。

評論特別大獎：

母親與妓女（法國）

最佳女演員：

鍾活華（The Effect of Gamma Rays on Man-in-the-Moon Marigolds）

最佳男演員：

朱安卡羅朱安里尼（愛與無政府的電影）

特別獎：

野星球（法國）

評論獎：

毛玻璃（波蘭）

邀請（瑞士）

處女作獎：

謝里米（美國）

大獎（短片）：

Balabok（加拿大）

評論短片特別獎：

一八一二（匈牙利）

非競爭者

國際影評人獎：

大喜劇（法國）

母親與妓女（法國）

法國攝影技術獎：

狂呼細訴（瑞典）



特別提出慕尼黑奧林匹克影片「八面觀」

當然一如雅蒙上同談亞展所講，天下烏鴉一般黑，到處楊梅一樣花，康城每年也必有一番是是非非，我們隔得這麼遠也聽到了，當時現場想必更加熱鬧。只是別人的恩怨，不提也罷。倒有一份名表，是觀眾選出來的，值得和評論團的名單對照比較。必需聲明的是，「母親與妓女」及「狂呼細訴」並不被包括在內。

一、謝里米（美國）

二、The Effect of Gamma Rays（美國）

三、野星球（法國）

四、美國之夜（法國）

五、獨角戲（蘇聯）

六、遠西（比利時）

七、稻草人（美國）

八、邀請（瑞士）

九、愛與無政府的電影（意大利）

十、藍衣的滑行伊力他（美國）

十一、我們要團長（法國）

十二、白手黨（意大利）

十三、啊幸運兒（英國）

十四、福音（美國）

十五、白牌車伕（英國）

除了「美國之夜」不必講之外，我最感興趣的是「謝里米」，我實在喜歡看導演和電影的初戀。美國片，能看到的機會相當高，且等待罷。至於「美國之夜」，由華納發行，簡直一提名字就令人又疼又愛。可能會配英語上映，那就失真了。然而總比沒得看得多。康城幾點，是點到即止，希望沒有亂指亂點才好。

麥浪譯

# 願爸死去！

讓全村里的人在催促我好了，我堅決不會到那兒去。情願他們說我會被拋進地獄，我確是不會去的。地獄並不像一些人那樣慘酷。

我不管別人怎樣說，我堅決不會去那地方。我為何一定要去呢？我又爲誰而去呢？母親依然想念我的父親。當她接獲消息便去了。我沒有辦法阻止她。

但是，我還是決定不去。

聽到屋外傳來的狗吠聲，我拉開門扉，只見村中有名聲的人朝我屋子走來。我抬起首望天，烏雲密集，隨時會有下雨的徵兆。

他們走近我屋子來了。我知道他們會來，他們要來規勸我。

讓他們儘管來吧，我是堅決不會去的。我不會改變自己的主意，我堅決抱緊它。看去他們好似在誇大他們的步伐，也許他們希望能在未下雨前便可回家。

當我還是一個月大的嬰孩時，那時發生了一件極嚴重且殘忍的事件。這些都是我母親講述給我的。這件事永遠銘記在我心坎里。父親拋下我與母親同另一女人跑了。

據說我父親與他公司里的一名女人偷偷結婚，他拋棄了我及母親二人，與他那位新太太

同居。如今已有二十年了。

母親可以在法庭上控告父親的，可是媽不希望這麼做。她深愛着我的父親。

「只要讓我的丈夫身體健康，寧願他同他那位年青太太生活愉快，我是不會去打擾他！

母親實在太好心腸了。爲了那些，她強迫自己渡過那種親眼看着自己丈夫與別個女人生活二十年的痛苦。

她却能够在自己年青時委曲自己。可不是幸福是屬於年青時代的嗎？可不是青春就是我們必須儘量去享受歡樂的時期嗎？但是，我的母親不再重婚了。她並不後悔。她的心時常快樂。她的心時常安詳。她的思想時常安定。沒有悲哀！沒有痛苦！沒有憂慮！她永遠敬愛她那拋棄了她的丈夫！我母親的心腸的確太好了！

我未曾見過我父親的臉。自己當然更不想去看他。我太討厭他了。我固執。母親偶爾同我談起父親來時，我會以粗魯的話擋開她的話題。因此她顧忌與我討論到父親的事情，她真的顧忌。她把自己所有的愛都投到我的身上來，我就是母愛的「寄托所」。

那天，我與母親正有趣地討論着我的婚姻大事時，突然看到施花拉蔓朝我們屋子跑來。她是我父親那位年青太太的妹妹。她顯得好害怕，她的呼吸也很急促。

「發生了甚麼事？施花，妳爲甚麼這麼急忙地跑來？」我的母親不安中帶有驚奇。

「姐姐……姐！」她的語氣塞住，舌頭變硬了，只見她眼眶盈滿淚水。

「說呀！發生了甚麼事？」母親操心地問。

施花拉蔓連忙揩抹那蠕動的眼淚。她用一隻手壓着自己的胸口：「姐姐，姐姐的丈夫躺在醫院已有一個禮拜了，他很想跟姐姐及姐姐的孩子說話。」她的哽咽越來越响亮，說話聲斷斷續續。

我感到驚奇，我緘默。

媽聽到這些話，她感到很悲慟。她的臉色更加憂慮，她內心激盪着。

我的母親只聽着我沉思了一會，然後才站起來，跨開腳向前方走去。

我嘗試盡了所有辦法阻止她去，可是她好似一隻放棄了其獵品的老虎，非離我而去不可。

。我卻是這般胆敢阻止她，她不理睬我，她依然拒絕我一切的好言相勸，舉步走向醫院去。如果母親要到那地方去，媽最好忘掉媽的女兒，不要再有胆量踏進這個家！」我無理地說。

也許媽沒聽見這些話，她早已走得很遠了。

她的心却是如何能够允許她去見她的丈夫——那位無情的丈夫。是不是這証明女人就是弱者？

母親已經去了，我再沒辦法阻撓她了。我的心里好不安定，一切的一切開始在我心湖震盪及沸騰。讓我的情緒如此這樣吧。

我嘗試幾次在自己腦海里思構我底父親臉孔，但我失敗了。我將如何能想像出我父親的臉孔呢？因為我從未見過他的人呵！

我也感到後悔我這麼做。我爲甚麼要思構我父親的面孔呢？我父親不是無情嗎？

二十年了，我父親磨折了兩個生命，那種折磨已深深地埋在我心坎里，那種折磨已成爲了隔離父與女之界線。在我意識中，我不認他是我的父親。

我的母親常說我的作風跟我父親的作風有很大的距離。有時，她感到驚奇地見我的性格與他出奇的不同，因為我有父親的血統。

如果我的父親比喻爲北極圈，那我該比喻是南極圈了，我們永遠不能見面。但是我覺得奇怪，爲何母親却能接受這種命運。我母親的作風，有時令我哭泣，有時也使我感到自豪。

母親去了兩天後，施花拉蔓才到我家來。我感到意外地見到她。她顯得很悲傷，她的眼圈通紅。

「施花，妳這是甚麼意思？」我問。

「妳的父親很想念妳，在他還能吸入最後一口氣前他要見妳。」她悵悵地說。遽然，我整個心變成悲哀了。

「施花。」我說。

她沒有回答，她正抽噎着。

「好，妳先回去，等一會我才來。」



她並沒有移動一下身，也許她想要我同她一起去。我知道她比我更堅硬。

時間一秒一秒地過，施花拉蔓生氣了。

「我知道妳這人很頑固，妳母親也這麼說，這次我到來並不是要求妳去醫院見妳父親，而是去參加他的葬禮。」她說畢，縱聲大哭。

我的心又集滿愁絲，不過只一會兒罷了。施花拉蔓已離開了，可是我沒眼去，我依然決定不去。

突然，天空雷聲一吼，我嚇了一跳。

他們全都抵達我家，毛毛雨開始落着，風也猛烈地吹括。

「妳最好忘掉過去的一切，讓我們一起去參加妳父親的葬禮。」其中一位老人這麼說。

我只默不出聲。屋外下着急驟的雨。我的思潮起伏不定。

母親靠着父親屍體的身側悲慟地哭着。雖然他們已分離了二十年，但是今日的離別才算是有意義的。看來天空也以落雨為他們流淚。遠處有貓頭鷹的號叫聲。

「妳最好聽從我們，大家都在等待妳的到來。」那老人繼續道。我沒說甚麼，我還是絨默着。

看來他們再也沉不住氣了。

「現代的青年人不聽從父母親的話了，這些青年人將會破壞我們的風俗習慣，他們將要消滅我們！」其中一人這麼說，他並以唾痰表示自己的憤怒。於是，全體的人很快地走出這個家。

這時只剩下我單影一人，內心擁有的一切憂愁眼看就要爆發出來了。

我狂呼大笑。這村里的人却到來勸我參加我父親的葬禮；但是二十年前，這些人為何却保持靜默看着我父親跟另外一個女人同居，為甚麼他們不採取行動？這些就是他們所謂的風俗習慣嗎？

我在哭泣。我哭泣那是因為母親竟能生我到這世界來，然後扶養我長大。

我已採取了堅決主定，我將確實不會到那地方去的。為甚麼我一定要到那地方呢？我又為誰而去呢？他與我有甚麼關係？他只不過是能使我出生到這世界來，再也沒有其他的了。

我爲甚麼必定要去參加我這位不關心我有二十年的父親的葬禮呢？難道爲了恢復我和他的關係就得去這麼做嗎？

印度人的風俗不就是一個女人只能嫁給一個男人的嗎？而一個男人也是只能娶一個女人？但是我父親却忘掉了這風俗的存在。他竟能拋棄我母親跟另一個女人同居生活，這就是所說的好風俗了啦？這也是社會人士所公認的了？如果是那樣，這個風俗最好去見魔鬼，我不再管它了！

後言：譯自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之馬來西亞周報。原作者：Devagimnala

。巫譯：Joseph Selvam。

寄自高打峇魯

陳瑞文

# 於梨華的「柳家莊上」

讀了「柳家莊上」幾次，我還是最欣賞這故事上篇的前半段。對一個讀者來說，這種閱讀經驗是不利的，因為他很容易會對故事後來發生的情節產生一種特別的期待，繼之以莫名的失望。

從故事開始到女主角陳翠娥發覺身上的人不是自己的丈夫為止，於梨華只用了一個猛烈的午後太陽和四個倒敘（flashbacks）便製造了一個不尋常的氣氛和不落俗套的姦淫場面。陳翠娥與柳長慶的關係不是強姦，也不是誘姦，更不是通姦，而是個比較鮮見的局面，正確一點來說，應該是個「誤犯的罪狀」（a case of mistaken identity）。在喜劇故事裏（comic plot）、「誤認」是製造笑料的重要媒介（agent），那個Mrs. Sliplop（見Henry Fielding小說Joseph Andrews）便是這類喜劇人物的側寫。但「誤認」在悲劇故事裏（tragic plot）却變成悲劇的泉源，是主角人物運數走下坡（reversal of fortune）的開始。希臘名劇Oedipus the King便是。「柳家莊上」的誤認場面是屬於後一類。

本故事上篇前半段，於梨華用了陳翠娥一連串的內心活動來暗示出女主角極需要異性的藉慰。就故事的脈絡與文氣來看，陳翠娥這種現象是十分合情合理的：她與丈夫分開已久，

當日又是個熱烘烘的下午，她從女兒的婚事想到自己二十年前的婚事上去，這些憑空的聯想（free associations）一點也不誇張。讀者直覺地感到陳翠娥整個人都給肉慾夢繞魂牽着（obsessed with sex），她第一個思潮是床上的丈夫：

大器的爹怕熱，與她行完房事就翻身朝裡，不要她粘着。她側身躺在一邊，抬着一隻手替他扇扇子，他身上的味道一陣陣的扇進她鼻子，即使不沾着，她心裡都樂孜孜的。

還有接二連三的都是同一類的聯想：

想在第一夜大器的爹求着她把小衣脫了的事。他傻呼呼，結巴巴地說：長到二十二，他還沒看過光身子的女人。她的臉像帳前的紅燭一樣紅，她的手像帳前的燭光一樣抖，脫了小衣，她玉白的肌色襯着紅綾被面，雪也似的。羞怯帶點怕，她把頭直垂到胸前，眼睛正對自己一雙玉磁似的乳房，大器的爹那隻手按上來時，輕輕的，顫顫的。她的肌膚天生滑柔，他的手，一下子就順到她腰了。

在這短短的兩個片段裏，陳翠娥的內心活動比她的外界活動積極得多，不過那些內心活動範圍只限於她丈夫身上而已。到了柳長慶出現的一刹那，她還是死命抓住那個幻想中的官能感受：「想到那晚大器的爹順着疤痕摸她的味道」，可憐的陳翠娥已自我陶醉了一把時候，神志已開始錯亂，再加上一個窘熱的下午，她再不由自主地陷入了迷滯的狀態中。事發之後，讀者自然很想知道陳翠娥受了柳長慶的肉體施惠後有何感想，她又會對自己怎樣交待，怎樣辯護，這個遭遇是不是全屬錯認馮京作馬涼的結果，誠然這些都是複雜而難以解答的道德問題，但這些問題却無形中增強了讀者對故事的興趣，到這裏為止，於梨華寫得十分成功。

可惜得很，於梨華沒有好好利用這個苦心安排的局面去引發本故事應探討的道德問題。自此而下的「柳家莊上」卻變成了一個十足的通俗劇（soap opera），裏面的人物都是通俗小說與流行電影可看到的熟面孔：這裏有一個似曾相識的惡家姑，她「紫臉上一副三角眼，罵起那個三歲上就買來的小丫頭，手上的紙煤子直戳到她臉上去」。還有一個演反派角色的柳長慶，他有一副使人敬而遠之的典型流氓相（stereotype villain），「做着一件府綢衫子，日頭下，可以看到他胸脯上兩叢毛，一條府綢半長褲，袴着褲腰，倒有半個肚臍眼露在



外頭」，「他更是叨着煙，叉着腰，高起興來登堂入室，做個不速客，不高興時兩隻眼睛朝天翻，待理不理的」。於梨華筆下的反派人物都面目可憎，她好像在說一個人有諸內必形於外似的。想想世界上的人都黑白分明，莎士比亞就不必讓鄧肯王（King Duncan）去說「世上沒有一種方法可以從一個人的臉上洞察他的居心」了。（There's no art to find a mind's construction in the face'）。人物的刻劃，在悲劇故事比喜劇故事重要，「柳家莊」的悲劇可能性極大（potentially tragic），而裏面的人物却不夠力量去承擔悲劇的角色。

本篇的男主角，那個被夾在婆媳中間的陳亦福，也是個傳統式的人物，沒有性格可言。那種絕對不能忍受妻子或愛人被辱的男人（在任何情況之下）文學作品裏比比皆是。陳亦福最後對妻子說的話：「妳我的緣份盡了……妳我的緣份盡了」使我想起加勒（Angel Clare）來，那個哈代小說「黛絲姑娘」（Thomas Hardy's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裏的男主角，就是陳亦福的前身。陳亦福不是中國儒家社會的特產！他後來對妻子作出愛莫能助的表情，也太像貝立克（William Blake）詩裏的Theotormon（見Visions of the Daughters of Albion英國兒女們的憧憬）。

從這三個角色的造型看上去，於梨華是無意去探討一些較有思想和深度的道德或罪惡問題了。反之她以最庸俗的婆媳糾紛去代替這種探討，到了最後，陳翠娥投水死了，「柳家莊上」正好合乎「家庭倫理大悲劇」（domestic tragedy）的格式，我認為這個安排是全篇最弱的一環。這情節的選擇說明了於梨華對故事只作了表面化（horizontal）的處理，無意對人物心理作深一層（vertical）的分析，結果後半部的「柳家莊上」出現了幾個死板板的人物（cardboard characters），上半部的刻意經營顯然是白費了。

以上討論的故事，我是以「純文學」第一卷第六期原文作根據。於梨華後來把「柳家莊上」的結局修改了。收入「白駒集」裏的「柳家莊上」，陳翠娥沒有自殺，只是拂袖而去，而丈夫也原諒了她。還有刊在美國東西文學雜誌（*Literature East & West*）的英文版也是根據後期版本譯出。因此讀者可以看出於梨華對第二個結局較感滿意，也就是說她在道德立場（moral stance）上是屬於陳翠娥那邊的。從故事的上文下理來看，陳翠娥值不值得丈夫



的原諒仍是問題，我總覺得她不是個值得同情的人物。記得事發之後，陳翠娥曾快求柳長慶帶她走，這樣的行徑與居心一點也不可取。我想如果當時陳翠娥一死了之，讀者反而會可憐她；就算她不死，活著時一命抵抗婆婆的壓力和人言的可畏（像「金鎖記」的七巧），甚至極力強調和辯護自己的清白，或者設法做自我救贖的工作，這樣她的性格可能更加突出，更有深度。於梨華改了個結局，我只覺得她比前更主觀，當她應遠離故事本身時（*distance from the story*）她却走近了幾步。

我完全同意顏元叔博士的意見，認為「柳家莊上」的第一個結尾比較可信可取，「比較有點兒Catharsis。第二種結尾，簡直sentimental得一塌糊塗」（見「現代文學」第卅八期）。陳翠娥投水自殺，故事走不出「家庭倫理大悲劇」的格局。讓陳翠娥活下去，讓陳亦福回心轉意未嘗不妥，不妥的是於梨華沒有讓劇情慢慢引入（*dove tail*）這種結局裏面。如果於梨華捨棄婆媳糾紛的俗套去詳盡一點研究二十世紀人類的道德問題與靈慾間的衝突，甚至探討一些較大的社會問題（好像貞節殉節與女人的微妙關係，或是墮落女人的新定義等等），那麼第二種結局雖然出人意料一點，也不致如顏博士所說「sentimental得一塌糊塗」。再者，「柳家莊上」這故事發生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以後的三十年代，是個新舊交替的時代，陳翠娥的丈夫做事地點是上海，不是海上，他有新的道意識（*new moral sense*）而覺悟到妻子不是無可寬恕，這種情形不會太難以置信。

以上是「柳家莊上」值得商榷的幾點而已。細讀本篇，讀者不難發覺於梨華對氣氛的處理十分高明。故事上篇的毒辣日頭，有引發情緒的力量，使陳翠娥陷入半昏狀態，喚起她那難以自制的心緒（*evocation of a mood*）。下篇作者又使用了另一種氣氛來反影陳翠娥的苦惱。陳的悲劇過程與她女兒的婚禮同時進行（不像在通俗劇裏，悲劇來臨之前必定大雷大雨或陰霾密布）。喜慶與哀愁的對照只有使人覺得現實冷酷無情，魯迅「祝福」篇的祥林嫂自殺那天剛巧是除夕，情形不無相像之處。

Gaharu

作

眉孃譯

# 生靈與湄公河

——評蕉風文叢之一的「湄公河」

去年六月在吉隆坡國家畫廊的邀請下舉行了一個「回顧展」以後，拉笛夫又在他的領域了贏得了最高的榮譽。

拉笛夫個人廣泛的經驗和經歷加上準確、有力的流暢表達，使他有能力寫出那些「廣泛」及更富有分析性的詩。

他的一本詩集——湄公河——不久前以國語並同時譯成中文出版。以這種方式出版詩集可說相當罕見；而一本書以兩種語言同時印行，毫無疑問的是一項應該受讚揚的努力。

星加坡畫家詩人陳瑞獻和一名拉曼學院女學生梅淑貞以平凡的方式對馬來和馬華文學作出他們的貢獻。

他們的工作為彼岸的馬來和馬華文藝界帶來了衝力和新的觀瞻。

像他們已長久追隨現代馬來文學，拉笛夫的作品對他們來說不會陌生，更能的是他們已經感受到詩中字裡行間的繁複性，詩人的準確、敏捷及遼闊。

他的敘述充滿羅曼蒂克的感覺。他說：

我要將我的胸膛

深埋入你的河床

我的右腳向月

我的左腳去向太陽

我的心將隨你的河水

一起流去

「湄公河」裡的超現實主義帶給我們思念的情懷及「找尋……失落的聲音」。

我猜想拉笛夫個人豐富的經歷在羅曼蒂克的氣氛下表現於他的詩中：去向河流，去向森林，去向任何在方。從人類到飛鳥，越過山嶺，去向稻田以及他踏足過的地球上任何一角。

人類和他的經驗是不可分割的一體。生命如此默默地接受事實，不管是喜悅的或悲哀的。

飛吧

飛回到天空去

並即刻變成灰燼

（飛吧）

事情是如此平靜而自然地發生，拉笛夫描述得那麼準確、有力及充滿象徵意味。究竟拉笛夫對命運有些甚麼看法？

讀多幾首他的詩我們就能了解拉笛夫這個人。我們會發覺拉笛夫是一個「生靈」，並且擁有一顆充滿希望的心（像其他的人類一樣）：

但愿

你的心，母親  
我們的老房屋

永遠堅固

不會迅速倒塌

(希望)

拉笛夫在「希望」中的聲音是愛的心聲，而「但願」是詩人「不會迅速倒塌」的希望。

「松樹」一詩深深地吸引了我們，因為它被賦以依布拉欣·巴濟音樂的節奏。此詩寫於哥本哈根一九六六年。

總共有三十六首詩收於「湄公河」詩集中。這些詩都是當他「浪跡」幾個城市時寫成，包括新加坡，香港，漢城，永珍，曼谷及稻林。

這本詩集可以作為對文藝發展有直接聯繫的組織的良好模範。出版人「蕉風」和兩位譯者都應該受到鼓勵。

拉笛夫這個名字和他的自家風格已是一項不可否認的事實。

(譯自新加坡「每日新聞」)

訪溫任平

# 談文學批評及其他（續完）

何永基訪問

楊柳記錄

何：您的讀書的態度怎樣，可否談談？

溫：我的讀書態度是很「亂來」的，甚麼都看，但是精讀少得可憐。我讀書極無系統，這本書看一篇文章，那本書看幾個段落，除了要評析某本作品時逼不得已要將書一頁頁細覽之外，平常我看書是不按頁數次序的。我想，從第一頁看到最後一頁的書，我有生以來，大概讀不上三十本。您看我有多糟！我讀書有一個不好的習慣，就是喜歡在書頁上塗塗寫寫，讀論文尤然，我簡直就是和作者作對。讀論文時我總是一邊讀一邊在心裏與對方辯駁，就算對手是個非常權威的理論家我也敢去「捋虎鬚」。一個論點如果不盡不實，或者似是而非，我一定在書頁上指摘出來；一個論點如果引伸得無懈可擊，我又會在書頁上寫下讚美的句子，所以讀論文對許多人而言可能枯燥無味，對我而言卻是趣味無窮，我喜歡這個方式的心智挑戰。所以我家裏的書，甚麼都可以外借，唯獨論文集絕不



借出。

我讀的書當然以文學書籍居多啦，不過別的學識我也很有興趣的。我研究過一個時期的存在主義，會化了三個月的時間精讀「佛學十八篇」，一個月零五天的時間精讀「禪與老莊」，我精讀這些冷門書籍，是因為它們「冷門」，甚至「冷僻難懂」，因為它們冷僻難懂，所以是心智上的挑戰，所以我就偏偏用一把短尺一行一行按着去細讀，究竟吸收融會了多少我不知道，但是我讀這些書籍的最大目的是在於弘闊自己的視野，拓廣自己的一般知識。換句話說，我讀的某部份書籍可能不是文學，但必須與我的文學研索有某個程度上的關連。現在很多人一蜂窩去讀Mario Puzo的The Godfather，我沒有讀它，因我覺得它與我的文學研索無甚關係。別的要讀的書還多着呢！

我讀書只有一個「了不起」的優點，就是我可以任何場合看書，無論咖啡店、候車亭甚至廁所都可以，我不管外界的吵鬧，只要我內心不吵鬧，我就可以讀我的書了。

何：您甚麼時候開始寫小說？您的代表作是那一篇？

溫：我的第一篇小說是「搬家」，是十六歲那年寫的。說來好笑，這篇小說我是替一位朋友「捉刀」的。那位朋友年紀比我大好幾歲，當時在日間師訓班受訓，他的華文講師要學員們交上一篇小說，我的那位朋友不單從來不寫小說連小說也少看，自然束手無策，結果就要我幫他一個「大忙」。我那時也沒有甚麼「底」，就胡湊了一篇小說給他，想不到後來那篇小說還能發表在蜜蜂月刊第四十七期上呢。至於我的代表作是那一篇，我也不知道，大概還沒有寫出來吧！

何：對於小說，一般人都以消遣的態度去閱讀，您認為對原作者來說是不是一種委屈或侮辱呢？

溫：在某個程度上來看，的確是的。許多人閱讀小說是在「看故事」，在小說中尋找刺激，他們要求小說在最後給他們一個美滿的大團圓結局，好讓他們看了之後心安理得地去睡覺。黃色小說、言情小說、偵探小說、傳奇小說會那般流行，和這種低級趣味是有着密切關係的。這些讀者閱讀小說既然是抱着一種消遣的、好玩的态度，當他們看到有深度

的，不著上述俗套的文學作品，自然就無法接受與瞭解了。

何：聽說您的小說「超級市場」刊登之後，曾惹起某方面人士的非議，不知是何原故呢？您能說說看嗎？

溫：哈哈，您是怎樣知道「超級市場」會引起糾紛的呢？您的耳目可真靈啊！關於「超級市場」，嚴格地說，它算不上是一篇成功的小說。這不是客氣話，而是實情。雖然我寫那篇小說時心裏有一個不小的意念要表達，我把超級市場當作是「人生」的象徵，因為它的忙亂混雜與人生的紛紜紊亂有着許多相似性。我說過我寫那篇小說時意念是不小的，人生有生老病死的必然現象，所以我在「超級市場」中安排了老人的出現，孕婦的生產等等有關情節。人生少不免有慾念，這關係到「人生」的問題，「超級市場」的主角是一個年輕男人，他在超級市場看到一個容貌姣好，身材健美的女郎，因而惹動了他某種原始的慾望，他希望接近她，雖然他找不到一個藉口與她搭訕認識，但他是被異性的某種魅力吸引住了，所以他悄悄地跟隨着女郎，但也只是在後面「欣賞」，並不帶着甚麼惡意與企圖。

在人生中我們少不免會遭遇到或陷身於某種矛盾的兩難式情境中，在「超級市場」至少有兩個較為顯著的兩難式情境，一個是當他面前的孕婦由於要生產而支撐不住向他伸手求援的那一刻，當時男主角的心情非常矛盾與複雜。那個孕婦頭髮褐黃、臉色難看，他真不願伸手去攙扶她，因為他担心別人（旁觀者）誤會那是他的妻子，但是另一方面由於道義感與同情心，他又勢所不能見危不救。所以他感到相當窘迫。另一個矛盾情境出現在小說結束那一刻，小說的男主角之所以出現在超級市場，是他與朋友約好在市場門口見面的，當他打電話去通知救傷車後，他才猛然醒覺約會的事，那時已是下午二時十五分了，比原定約會時間遲了十五分鐘，他衝到市場外面去，陽光迎面洒下，行人車輛正在穿梭地往返，救傷車嗚嗚地自遠而近，「他不知道他的朋友來了又走了抑是還未來到」——這是一個 Dilemma，換句話說，他不知道應該不應該再等下去，這個 Dilemma 是 Shakespeare to be or not to be 的不知適從，它安排在小說結尾處是有它的深一層底暗示的。

我這篇小說是以人生爲對象的，我要透露的是人生的訊息，我應該承認的是：在這篇短篇小說中——它只有五、六千字——放入這麼多的東西，對小說本身而言無疑的是一種過重的負荷。一個小說家只要抽取人生的任何一個現象，不論是人性也好、矛盾情境也好……就可深入發掘，表現爲小說形式。我的失敗在於我的「貪多務得」，因此許多意念都沒有得到好好的孵育以致成長。譬如小說中超級市場內部的一個進口處是一個十字型的木架，顧客要循着十字架的轉動進入市場的購物中心，超級市場既然是人生的喻依，那麼這個十字架的進口是有着它特殊的微喻作用的，可惜這個很好的象徵物沒有經過適當的醞釀，引發，所以容易被讀者忽略。還有當男主角隨着人群排成的長龍一步捱一步走向出口時，其中一個胖子忽然往左移動了數步，向櫃檯那兒報出了一個號碼，取回了一些物件，這一段的穿插表面看來有些莫名其妙，彷彿是故事主幹忽然蔓生出來一根雜枝，其實它也是一個 symbolic action，讀者沒能領會它的深意，過失是我沒有給予這個象徵動作足夠的醞釀、引發。如果批評者能够指出我這篇小說表現上的缺陷過失，我是很樂意接受的。可惜非議這篇小說的人，看到小說中有提到「高聳的胸脯」「乳罩帶子」便認爲那是色情，那是黃色，認爲「超級市場」違反道德，散播毒素。這些衛道之士用心是很良苦的，只可惜在批評與鑒賞時他們都戴上有色眼鏡，看到的世界不但「朦查查」而且都沾上了色彩。我提到胸脯、乳罩，因爲它們是男主角的煩惱來源，也是吸引住他的物事，但我並沒有在這些物事上面大做文章，製造低級趣味，排動官能刺激。這些物事的引入旨在點明男主角跟隨該女郎是一種慾的好奇，這些物事對他的強烈吸引，誘引了他尾隨女郎此項異常的行動。這些物事的作用也只是到此爲止，並無進一步渲染誇張。所以它們絕非色情描寫，我不能忍受的是這些人對作品的膚淺的皮相的看法。我寫那篇小說，出發點在表現一個嚴肅的主題，情節、事件、人物、意象的安排與選擇都是爲了襯出人生的部份面面觀這個嚴肅的主題而苦心經營的，它的表現效果容或不佳，結構上也許還有許多我不會提及的疵病，但無論如何它都不是一篇灰色或黃色的作品，它並不違反道德，也並不敗壞人心。我不敢想像這些所謂衛道者有一天閱讀到 D. H. Lawrence 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會有怎樣的反應，我看單單「法樂士」這

些字着就足以把他們駭得尿滾尿流了。

何：請問您的評論態度是怎樣的？

溫：我盡可能做到公允與客觀。對於一篇作品進行評析無論如何都沾有主觀的成份，我只能盡可能做到客觀，絕對的客觀是沒有可能的。所以我覺得一個批評家如果只會在作品中「吹毛求疵」，他的出發點是值得懷疑的。當然作爲一個批評家他的態度應該嚴苛，「嚴苛」是一個批評家的德性，但是他的任務不全是「在雞蛋中挑骨頭」，他除了指摘作品的缺憾也應該欣賞作品的優點，並且給予適當的讚美。夏濟安先生主張「同情的批評」，我個人深有同感。但是所謂「同情的批評」並非原諒錯誤，也非姑息養奸，陳世驥先生曾經指出夏先生的「同情的批評」是「同鳴共感，而且深入的參與到主題對象之內」是一種「持平的評」。我希望我自己的評論態度也能如是，雖然我不肯定 in practice 自己究能做到多少。

何：一個評論者需具何種條件？

溫：任何一個讀者在某程度上他也是一個評論者。他在讀了一篇小說，或者一首詩之後，會說「這篇小說很動人」或者「這首詩糟透了」，「很動人」或「糟透了」便是他的作品的评价。問題出在他這個知性的判斷是不是正確的，是不是可信服的，我們把屈原的「離騷」拿去給小學五年級的學生看，他會說「不知寫些甚麼鬼」。因爲他的心智水平、他的文字修養使他完全無法進行欣賞。一個評論者他可以說某篇作品「很動人」或者「糟透了」，但是他一定要說明爲甚麼，他一定要多方證明他的判斷是對的。如果他只能說「很動人」或「糟透了」而不能說出原因來，那只是些 sweeping statements，在理論上是立不住腳的。讀者的趣味參差，心智不等，對語言文字的把握、對藝術的鑑賞力也各不相同，各人對作品所下的判斷或批評因此就會出現不少謬誤，造成批評界的混亂，這時我們需要一些够格的批評家、有「才學識」的批評家出來作一個適切而公正的評價，使混雜的爭論得到澄清。這個批評家他比一般讀者更具洞察力、更具分析力，他的眼光比一般讀者要銳利，能看得深遠透澈。上述是一個批評家應具的部份條件。剛



才我提到才、學、識，章學誠在文史通義史德篇說「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文，非學無以練其事」，一個够格的批評家必須具備廣博的學問，獨到的眼光與識見，以及強悍的文才，這樣他才能憑着他的多方面的知識與豐厚的學力，辨別出作品的優劣長短，並且將他的中肯的意見用文字條分縷析的闡述出來，不但理路清晰，且辭采動人。

一個理想的批評家本身是一個理想、是一個不可即的理想。但是一個够格的批評家仍是可尋的。一般來說，一個够格的批評家他應該對社會學、美學、人類心理學、語言學、哲學等都有相當的涉獵，對他所研討的範圍的文學則必需有專門的知識，無論是文學原理、文學史、文學類型、文學的表現技巧、文學的各種「主義」與流派都要深入的了解，除了這些，重要的他還要能看出與找尋出文學與其他專門學識之間的微妙聯繫。

最後一點必須一提的是：我雖然對您的問題作了一些解答，也列出了一些批評家應具的條件，但我所談的只是概略性的，遺漏在所難免。

何：一個評論者或批評家若不引古據今，那是否就不能增強他的學說或見解？

溫：當然，一個評論者不引古據今，只要他言之有理，他的學說或見解，同樣是可以成立的。但在許多時候，如果不引古據今，往往做不到「言之有理」。Mathew Arnold 的 Touchstone Theory 用前人的名作之某些片斷為試金石與他所要評析的作品作「摩擦」，來測驗出他要評的作品之堅實程度，他認為作品如果屬「上品」，它們就會含有同樣的 high seriousness，這種批評客或有缺失，却也提供了「今古對照」的比較方法，Arnold 最大的缺點在於過度相信權威，而忽略同時代的作品與理論。「引古據今」的好處在於能把要評價的作品放在前人與今人的天秤上作一衡量。我們常常說一個批評家必須眼光銳利，當我們這樣說的時候，我們不單指一個批評家要能透澈地了解作品的內涵與表現，同時也指出一個批評家要具備一種「歷史的透視」。一篇作品的真正價值，不單要放在現代作品與理論的比較上，它必須也要放上文學的一脈相承的傳統中去觀照，才能達至一個公正的確定與認同的。在評析一篇作品中「引古據今」是把作品放在一個寬廣的時空中，客觀地尋出它的價值。在文學理論的探究上，「引古據今」是作



者要爲自己的學說尋出根源，證實他個人的見解不是「無中生有」，而且由於作者引古據今，他可以 compare and contrast 今人與古人的理論或學說之異同，並且把今人與古人的見解與作者個人的創見互相參證、比較。

當然有些人在文章中旁徵博引，並不是爲了替自己的理論尋出源由與根據，而是在炫耀學問，這是不足取的，我曾看過一篇萬餘字的論文，文末有百多兩百個註腳，一篇文章中自己連一個見解也沒有，只是加上幾個連接詞，把中外人士的理論湊搭在一起，看起來是很堂皇，其實這是另一形式的「抄襲」。學院式論文引註固然很多，但作者引入別人的論見目的在於襯出他個人的創見，自己的見解爲主，別人的見解爲客爲輔，我最鄙視的就是這種掛上「學院」的招牌，暗地裏骨子裏卻是在做「抄襲」的勾當這種文化敗類。

何：在結束我們的談話之前，我想問最後一個問題：通常您完成一篇評論需多少時間？

溫：這很難說。有時一兩天就可完成，像我評淡瑩的詩作「飲風的人」，一個雨後的下午便告功成圓滿。「論詩的音樂性及其局限」我化了差不多兩三個星期的時間，而且進行得很辛苦。最近分兩期發表在蕉風五、六月號的「電影技巧在中國現代詩裏的運用」總共化了超過半年的時間，那篇論文本來原定在去年九月十五日完稿的，後來卻因他故，未能動工，及後雖然開始寫了，卻斷斷續續，不能一氣呵成。原因是論文進行過程中遇到不少技術上的困難，我自己對電影的了解與我對現代詩的了解並不等量齊觀，我常常爲了電影方面的有關知識，傷透了腦筋。我會寫信請劉紹銘介紹我與胡金銓聯絡，因爲我有一些困擾一直未獲解決。胡先生的地址我是拿到了，但我顧慮到胡先生是一個忙人，始終沒有寫信騷擾他，而那個有關電影的難題後來我從另一位研究電影的朋友處也得到滿意的答案。另一些難題是文學上的，我會與王潤華通過好幾封信討論過，書信來往需要時間，資料的收集更需要時間，這些都阻礙了論文的進度。

何：謝謝溫先生爲我們解答了這許多問題。謝謝。

溫：謝謝您的訪問。

# 風訊

□元月號的出版日期遲了一點，因為每年一次更換KDN，謹向讀者致歉，現在，編輯室決定，每期蕉風都定在十五日出版，剛好與我們的姊妹刊物「學報月刊」錯開半個月時間。這也可以說是一種配合，讓愛護蕉風和學報的讀者，每半個月即可讀到其中一份刊物。

□這一期的文章內容，論述所佔的份量相當重，談到中國文學的有兩篇，一是賴瑞和譯的「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意義」，一是溫任平的「中國字的示意與中國詩」。都值得我們細閱，希望讀者們不要「看見理論就怕」，除非，大家願意將自己的文學認識停留在一個階段裡。

□談「馬華文學」的，有陳徽崇的「澄清馬華『文學概念』要緊」，是對前期川谷的一篇文章「談馬華作者的歸向」，提出不同的看法，我們需要澄清馬華文

學概念，歡迎讀者作者在這方法抒發意見。

□陳瑞文寫了幾期張愛玲的評述後，這期將筆鋒轉到於梨華的作品上，以他一貫的細緻觀察及筆觸，對一二項話題娓娓道來，抒發已見，雖不是大塊文章，但自別有天地。

□「生靈與湄公河」，是一篇巫文譯稿，評述蕉風文叢之一的「湄公河」詩集（拉笛夫著，牧鈴奴、梅淑貞合譯），這本詩集出版已足一年，評論文字反而見諸其他語文的報章，這件事值得我們思索。

# 蕉風文叢訂購辦法

■叢書五本：「尼金斯基日記」 （定價一元）

歹 羊著：「點·線隨筆」（定價一元六角）

完顏藉著：「填鴨」（定價一元四角）

黃潤岳著：「閒思錄」：（定價一元）（已售完）

拉笛夫著：「湄公河」（定價一元）

## ■訂購辦法：

●預約者請填寫下列表格，在書名前（ ）內用△號劃出預約書目，連同應付價格同值的郵票寄交：

蕉風文叢收：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蕉風文叢訂購單

訂購者姓名	(中文) (英文)
訂購者地址	(英文)
訂購書籍：	( ) 點·線隨筆 冊 ( ) 填鴨 冊 ( ) 湄公河 ( ) 冊 ( ) 尼金斯基日記 冊
價 格	上述叢書共_____冊 共計_____元_____角
備 註	

##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二元八角，全年十二期五元五角，  
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訂閱者請將訂費掛號，或者換成郵票，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蕉風月刊訂閱部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  
風  
訂  
閱  
單

姓 名（中英文）	
地 址（英文）	
訂 閱 期 數	期 起 至 期 止
訂 費	\$
註 備	



KDN 7603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52 期 ● 一九七四年二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g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89876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